

第十六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囚

朱家媛

(外国语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6级)

太阳逐渐从云层中缓缓显出浑圆的身影，把明晃晃的光线精准的投到地上，也会不经意的刺穿行人匆忙的身影，避无可避，一阵辛辣和痛感从肌肤表面逐渐渗入到心底。仿佛无数颗石子飞速而意外的投入平静的湖水，泛起从中心蔓延至四周的一阵阵涟漪。

盛夏还早，但热意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。晚春的季节里，剩下的不是留恋，而是无尽的浮躁。一颗急着赶往下一个里程碑的急迫的心，正与这光、这热呼应。所有人仿佛被日光施以了恶毒的魔咒，朝着生命的尽头充满激情的飞奔而去。停在原地的人，默默地注视着，说不清悲喜。

我实在不想演戏，但是总得做出点高兴或者激动的表情，站在韶尚之光的四个烫金大字的底下，听着周围人嘈杂的贺喜之声，看着一张张表面浮着恭维，底下层层叠叠覆盖着虚伪和嫉妒的脸。听觉、视觉、触觉、味觉似乎一瞬间都离我远去，天地一片模糊，有点像入学考试前临近崩溃的泪眼，周围都被放大模糊了，自己内心的声音却压抑不住的涌上喉头，想要宣泄些什么。脖子像被人哽住，氧气变得稀薄了，心跳越来越快、越来越强，可是就这么难受着，一个字也吐不出。这种情况人越多越严重，有好几次我都轻抚着胸口怀疑自己下一秒就会晕倒，但最终也没有。人，大概总是强大到自己都无法想象吧，对于生的挣扎。

“爸，妈。我先进去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们回去的路注意安全。”我的话语已经被磨砺的滴水不漏了，我学会不暴露自己的感情，不流露自己的软弱。将每一句话说到完美，要么说，要么沉默。说的都是伪善，但我是有底线的，我只说自己内心能够忍受的，完全不能认同的我就沉默。这为我的人格魅力大大的加了分，也是我进入韶尚之光的重要加分项之一。见多了各种面孔的人，我也懒得发表看法和意见，渐渐的，竟然懒得接触人了，生出了一些恐慌。还好，我还在逼迫自己适应这种窒息感。

“扬扬，去吧，一定要继续加油啊，历尽千辛万苦总算进入了韶尚之光，爸妈相信你，知道该怎么做。”爸妈脸上洋溢的是幸福的笑，非常纯粹的，可能一生唯一纯粹的笑吧，我的内心像被扎了一下。说实话，很久没看到这样的笑容了，爸妈对我是吝啬的，笑容也不肯轻易施予。但我都能理解，我们家庭本来就处在这阶级固化的社会的最底层，爸妈就是年轻太随心所欲，最终一生污誉缠身，不能翻身。

现在，时间好像没那么重要了，年号都是以最精英的人们的名字命名的。今年大概是吴婵年吧，据说还是从韶尚之光走出的优秀毕业学子，也算我的半个学姐了。半个，毕竟我只是踏进了这个门槛，这里也无非是虎狼之地，过程中淘汰的人数不胜数，多数都落得了个悲惨的下场。但别无他法，想要为自己的命运翻身，就只能赌这一把，我知道，爸妈的希望都在我的身上，我也知道，只有我能扯下扼住爸妈咽喉的手。恨，对我来说，很陌生，我的情感都是淡淡的，驱使我前进的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，好像是责任感，又好像是对于活下去的渴望，或者，是一种对于未来的希望？抑或，是这所有因素调出的又辛辣又苦涩的鸡尾酒，我一口干下，把心和口用这辣封住了。

匆匆背起崭新的书包，我再没回头，远远的大步走开，踏入了这个或许一开始就不该抱有希望的地方。韶尚之光是这个世界最好的四所精英训练营之一，这个世界所有的精英阶层都是这四所学校的毕业生所构成，一旦踏入精英阶层，你便可获得许多特权和荣耀。不夸张的说，一旦越过了这个龙门，如同涅槃重生，白昼可以变成黑夜，黑夜也可以变为白昼。

不用想，选拔标准必然是严格的紧。我出身最低等的味群家族，这里聚集的都是不肯参与精英培训的人们，但我从小被爸妈禁锢在家中，却很少出去看看周围人的生活。在爸妈的叙述中，我们的生活是不堪的，吃着只够饱腹的饭菜，做着最脏累的活计，而且永远得不到上等阶层的平等尊重。长期的灌输下，我倒是从一开始的愤愤不平，变为了一种机械惯性，机械的照着指令做，或许还有一个隐隐的目的，就是要努力找出这一切滑稽又荒诞的事情的缘由，为了好奇心，也为了自己的未来。

一阵花香透过密密麻麻的人的气息来到了我的身边，我疲惫的闭上了双眼，感受着久违的短暂的春的气息，一种感动从心底晕染开来，眼角渐渐湿润，久违的轻松感。这感觉，是什么呢，是什么呢，苦苦思索，寻找不出词汇。

“扬妞，想什么呢，眼神都直了。”这声音如同清泉潺潺流动发出的声响般清脆生动，必然是倩微无疑。果然，扭头就看到了明晃晃的身影，人如其名，巧笑倩兮，永远身着亮色衣物，说话语调上扬，靠近她，仿佛黑暗的世界被注入了一抹色彩，又仿佛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时断时续的回光返照。那是一种生命力的吸引，让我不得不靠近。“没想什么呢，好久没看见你了呢，微微。”我回头给她一个微笑，她重重的跳起拍了拍我的肩膀。“痛！”我捂着肩膀跳离她身边“微微，你又咋咋呼呼的。”“几天没见你，你又拿出这副不生不死的样子来，给我振作一点啊，走啦，都进了韶尚之光了，做自己啦。”还痛着的胳膊被微微撕扯着，我跌跌撞撞的向前走去，突然眼泪无可抑制的流出眼眶，一滴一滴砸在大理石一层层铺就的地面，晶莹的驻留在这人生的转折路口。

我突然明白了那感觉是什么。

是自由。

与微微不同，她是不折不扣的名门子弟，虽然父母只甘心屈居中等阶层——量层，但父母都是浅芳学府的高才生，就是和韶尚之光齐名的四大名校之一，她父母一直是社会上流传的风云人物，据说对许多精英阶层的人都有话语权。这点在初认识微微的时候，她就向我坦白了，这也是我们能跨阶层成为朋友的重要原因，“其实我爸妈本来也在精英阶层工作，后来你懂得的，忍受不了这种工作模式，就离开了，但上级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特别关注我们家的状况，给了我爸妈特别多特权，包括韶尚之光，我一定程度上也算是被保送吧。但扬扬，我真的没有任何炫耀的因素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社会上流传着好多不实的传言，我很少有真心又谈得来的朋友，我们会永远是好朋友的，你说是吗？”说实话，我听完这话，很感动，但，几乎就是同时，我就蹦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“越能激起你情绪的话语，往往越隐藏着深不可见的陷阱。”

我低着头，我承认，很难不被她爽朗的笑容感染，可我也怕失去与伤害。我怯怯的看了她一眼，她脸上没有不耐烦的表情，也没有愤怒和不解，一张红润的清透的脸庞满满的都是盛不下的笑意，善意不会作假。她轻轻拉着我的手，“扬妞，你知道吗，每次看到你小心翼翼的表情，我都好痛心啊，就让我来保护你吧！不管怎样，你这朋友我单方面可认定了哦。”我嘴唇无声的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。其实，我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有什么优点让我值得拥有这样的朋友，难道是同情心在作祟的缘故？人真是感性又脆弱

弱，我轻摇了摇头。

不知不觉跑了很远，我的泪滴了几乎一路，微微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，扭头拉着我找通知的教室。“是这里了，准没错。”一扇厚重的红色大门虚掩着，我有点慌张、有点不知所措，还是走了进去。灯光明晃晃的，直射在人的脸上，一阵阵眩晕感。大厅很宽敞，前区的椅子黑压压的坐满了人，有的已经穿着学校专有的制服。每个人脸上都有着近乎不可一世的自傲之情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她们这种表情，我反而心安了一点，觉得她们和自己接触到的人们终究也没什么不同。明白了这一点，这冰冷的教室反而也变得没那么可怕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微微正远远的和一個高高的男生打招呼。眼睛的近视程度似乎又加剧了，我在男生走到近前几乎五步远的距离时，才隐约看清他的脸，说不上英俊，但是蛮顺眼的，一身制服整洁熨帖，他的笑容安静而温暖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倩微，你还是老样子啊，叔叔阿姨可好？”微微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羞涩的面容，“她们一直挺好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预见凌哥你。”男生笑容加深，稍微侧过身子，和善的和我打了个招呼，我愣了一下，微微随即瞬间脸红，立刻扭转身子，说到“哎呀，看我，都忘了介绍了，这是百凌，我邻居家的哥哥，也是韶尚之光的学生，算是我们的学长啦。“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一愣，终于想起了，微微似乎对这个邻居哥哥颇有少女的情思，在我面前也犯了不少次花痴，一点也不错了，就是眼前这个少年了，毕竟也算是微微的青梅竹马了。我礼貌的低一低头，轻声的说了声学长好，百凌同样微笑回复我，随后接起了一个电话，就匆匆忙忙的和我們告别，离开了大厅。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，微微才恋恋不舍的收回目光，用期待兴奋中带点失落的语气叹气似的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先找到咱们的班级。”

班级并不难找，每个规矩的方块区域都有一个大大的标志牌，我和微微随便挑拣了一个位子便坐下来了，静静的等待着大会的开始。我突然觉得累极了，不知该怎么形容，来到了新的环境，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和适应，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，我慢慢的把头靠在座位上，抬头直视了一会灯光，在眼睛刺痛的时候，闭上了双眼，脑海中不自觉的浮现出我一直压抑着的记忆。

味层的人们的小孩是原则上是不允许上学的，只能和父母一起从事着不温不火的工作，过着温饱的生活，失去的是改变命运的权利。但我爸妈却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人，她们也曾是碧尹学府的学生，同为四大名校之一，但在读期间，她们实在忍受不住学校的高压测试，也忍受不了学校对于她们恋情的

否决，仅仅是因为我父亲是考核的钻石，而母亲却没有获得标志即将被驱逐。在四校联合的每年一届的考核中，四校包括我和微微考上的韶尚之光，微微父母所在的浅芳学府，我爸妈所在的碧尹学府，还有学习氛围最为自由开放的骅正学院。考核不再和我们之前的考试形式相同，即通过试题给出分数和名次，而是据说会采取高科技手段，在一个玻璃屋中进行潜意识的幻象选择训练。而根据选择的结果，会给予最高钻石，依次金星、银星、铜星、铁石、木块的等级标志，而没有获取标志的将会残忍的被打入昧界，不能再和其他阶层的人恋爱、结婚、拥有家庭，甚至和原生家庭也要保持距离。

这种规则是残酷的，我爸爸就是忍受不了和我妈妈的分离，也不忍妈妈一人前往昧界，最终决定背叛学校。结果是必然的，她们一同被驱逐了，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，自我出生那一刻起，我就是为了复仇而生的，我没有玩耍的时间，你的时间是用来学习的。爸妈如是说，我没有天真的权利，你存在的目的就是尽快成长成熟，我被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没日没夜的做着爸妈从各处搜罗来的习题，为的就是我能通过四大高校的联合招生考试，离开昧界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，爸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记住了，你是为了改变而生的。”改变自己的命运？我一直很不理解，后来也不理解，一直机械的执行罢了，毕竟，父母那失望而又愤怒的眼神是我难以承受的，你想象不到，我爱他们，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。我见过她们为了生存的奔波，我见过他们为了我的未来所放弃的尊严和底线，也见过夜晚，星星高挂，月亮隐没，妈妈独自默泣的背影。我真的承受不来，与其让我经历这些，跨过入学考试的门槛对我来说更为简单，尽管是相对的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不是明亮又暖暖的，而是昏暗发黄的。天是一点一点亮起来的，睡意是一点一点叠加又消逝的。当味蕾已经尝不出咖啡的苦味时，我知道我的审判期将近了。我拿出细细的针管，是上个月体检是偷偷顺走的，还有一小瓶透明液体，这个可不好弄来，是我和花希换的，这人也我再也不愿记起。我以为自己会还怕，出乎意料，我竟然异常的冷静，就像是提前预知了所有经历一般，我的手格外稳健，插入血管的一瞬间，我似乎都没有意识到疼痛的出现。直到所有液体被推入紫色的细细的血管，一点点暗红的血液从针头缓缓流出，我才意识到这过程的终结。兴奋感满满注入了心脏，我嘴里仿佛回荡着胜利的甘甜，毕竟，海洛因，可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。

我睁开双眼，任由天花板上明亮的灯光刺痛她们，手指顺着肩膀下滑，

撩开衣袖，我触摸到被针扎过的伤口，愈合的真快啊，已经几乎脱离了触感的感知范围了。我嘴角上扬，一切总算没有白费。与此同时，一阵莫名地空虚突然入侵了我的心脏，像是一阵台风突然形成又席卷而过，遍地狼藉。这礼堂再熟悉不过，哪里都有；这人们再熟悉不过，哪里都有；这场景再熟悉不过，哪里都有。可又那么陌生，仿佛我从出生开始竟然从未见过这样的典礼与仪式。我感到空虚，我好像忘记我是谁了，连姓名的符号也一并抛弃了。我把头歪向没有微微的那边，涣散了视线，远处却传来了重重的脚步声，让人生厌。

“我说这是谁呢，这么早就来占好位子啦，可不是嘛，人家就是铁定有位子的人物，咱们可没法比，不是还得冲破头挤进来。”叽叽喳喳的笑声此起彼伏，像是一堆麻雀挤在一根电线杆中，兴奋的蹦蹦跳跳，还要把自己狭隘的喜悦和所有路过的人分享。我懒得睁开眼睛。看这个架势，又是来找微微挑衅的，这么多年来，这样的情景也实在太多了，新鲜感早已经耗尽了。微微只是稍微侧了侧身子，远离了话题中心，这种突发性的话题只要你不去过分理睬她，话题就会因为失去持续供他燃烧的材料而降温熄灭，最终平息，只要明白了这一点，就会知道吵嘴是一件多么伤神又毫无用处的蠢办法。

果不其然，周围的聒噪声越来越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，这声音沙哑，带着一种撕裂布帛的毛边感和沙砾的厚厚颗粒感，“你们这又是在讨论什么呢，安静吧，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看前边两位同学不是很懂事，安静的在等待吗，我们也应该学习一下呀。”我心一颤，周围的不屑声和反驳声又开始大作，我头颅深处隐隐作痛。不得不睁开双眼，和声音完全不符，声音的主人是个长相超级甜美的小女生，圆圆的脸蛋上两颗大大的似葡萄的眼睛，眼黑很多，几乎抢占了眼白的位置，嘴巴小小的而又带着饱满的唇锋，身材匀称，给人一种奇异的舒适的感觉，像是邻家的小妹妹。余光瞟到微微，果然，微微似乎也被这个甜美的女生迷住了，女生见我们转头，轻声说：“你们好呀，我叫清姚，你们叫我贝贝就好，我家人都是这么称呼我的，以后一个班级互相多多照顾吧。”她的嗓音的沙哑感给我带来一种莫名地恐慌，微微已经像见了多年老友一般把手搭在贝贝的肩上“哈哈，我刚听到你帮我们说话了，以后大家就是好朋友，贝贝，我是微微，她是扬扬，我们一定会相处的很好的。”这个微微，又开始了，我露出礼节性的微笑，微微说她帮我们说话，真是这样吗？不知情的人或许猛然一听贝贝的话，会觉得友好有礼貌，但是她为什么要在话题快要熄灭的时候重新点燃

呢？而且矛头瞬间又加倍的指回了我和微微，当然，也包括她自己。她这样做无疑是和其他同学划清了界限，正常人会这样不顾后果的为了刚认识的人做这些吗？

“扬扬！你又傻了是不是，坐下啦。”微微又大力的拍了拍我，我发愣了有一阵子了，我摇摇头，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，或许贝贝只是单纯的、善良的、不谙世事的吧，我回头看了看贝贝人畜无害的美好侧脸，转过头，轻声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微微好奇的看我，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没什么。”自言自语罢了，就快开始了，我把目光重新聚焦，投到舞台之上。

几乎就是一瞬间，前排的低笑和谈话声突然停止，就像夏季下雷阵雨的天，几乎是瞬间就放晴了。几个穿着庄重的西装的人缓缓走上舞台，高年级的学长和学姐们纷纷起身示意。我们也跟随者起身鞠躬。一位看起来十分年轻的女老师，用涂着厚厚的大红色口红的嘴巴轻轻撅着示意我们坐下。旁边那位西服板板正正，梳着油光锃亮的背头的中年男子却仿佛很享受我们的致意，挥挥手，走上了讲台。“那就是我们的校长，剑英。”贝贝在后面冲着我们微笑着说。我们点点头，仔细的打量着这个板板正正的校长。

“同学们，欢迎你们来到韶尚之光，你们的都是从各个阶层中千挑万选出来的，我十分相信你们的能力，一定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但是，这并不是你们努力的尽头，在韶尚之光的两年里，你们还要学会很多实实在在的知识并接受严酷的考验，最终的毕业生才会进入精英阶层，成为走出我们这个世界，看的更远的人。”话尾还没有落下，掌声如雷般响起，淹没了所有细微的声响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我的头又开始隐隐作痛。

校长抬手示意，缓缓走下讲台。旁边的大红唇女老师立刻蹦蹦跳跳的站上讲台，带着一股独特的活泼的青春气息。在讲台站定，周围似乎都变成了彩色的背景板，凝固的空气仿佛找到了出口，开始流动，呼吸也变得舒缓放松。“同学们好啊，我就是传说中的考核师，日后你们最恐惧的人就该是我了“她做出了个威慑的鬼脸，大家全部哈哈大笑，气氛融洽。”不过，我会非常非常耐心的、宽松的对待每一位同学的，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哦，大家叫我梅姐就好，千万不要称呼我老师，那可太老了，以后不管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和我来聊，我会随时敞开心门，为你们解答疑惑。“话音刚落，同学们就开始欢呼着鼓掌，这次真心的多，还有几个大胆的男生吹了几声口哨。校长在旁边无奈地笑着，但笑中似乎除了无奈还带着一丝欣赏的意味，看来这位考核师竟然和校长的关系还不错呢，性格差异如此

大的两人能和平相处倒是奇事一桩。

训话终于结束了，我伸了个懒腰，“是不是挺无聊的。”我被吓了一跳，伸出一半的手又收了回来，用惊恐的眸子看着我面前站着的坏坏的笑着的男生，下一秒，男生就收起了笑容，用冷静地语气，对着我们班级的同学们说到：“我叫辛警昂，以后就是你们的代理班主任，也是你们上一届的学长，我现在现带大家去教室，请跟我走吧。“我和微微拿起包裹，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，贝贝跑来挽住我的手，我没在意到她，任由她挽着，”我刚刚是眼花了吗，不会啊，明明他冲我奇怪的笑来着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□这里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
跟着警昂学长走着，他似乎完全忘了刚才的事情，一脸严肃，连个笑容都找不见。周围的女生似乎倒是很吃她这一套，叽叽喳喳的红着脸，讨论着他的容貌。微微也看到了他刚才坏笑的样子“真是个怪人。”微微撇着嘴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。

教室离报告厅不远，上了大约两层楼的高度，在走廊的尽头，倒是很安静的一间小屋子。韶尚之光的入学新生很少，我们班也只有十个学生，教室却很大，宽敞明亮，屋子里没有正常学校必备的桌椅，而是一个大大的圆桌。

“你们的课程不会很多，学习的压力也不会很大，你们在这里要学会更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修炼自己。”“修炼，像孙悟空那样去取西经吗？”一个扎着高高马尾的女生轻蔑的说到，警昂学长瞬间脸色阴沉，“没什么可笑的，我敢打包票，你们在这里收到的磨难不会比八十一难少或轻松，你们最好还是搞清楚自己的状况，才能平安的待到毕业。”听了这一席话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，但其实我们也并没有完全理解这话中的含义。我心一凉，看来又是一场艰难的旅程。

警昂学长交代完，就转身准备离开，我正呆在门口的位置，他要出门，我便侧一侧身，宽度完全足够两个他顺利通过，他却走的离我越来越近，几乎就是挨着我的身子慢慢移动。我往后缓缓退着，他又露出了那种攻击性极强的笑容，一字一句声音很轻，却足够我听清的说到：“花希死了，你知道吗。”听了这句话，我的瞳孔瞬间放大，压抑了许久的回忆瞬间如海啸般从脑海深处涌现出来，淹没了我的心脏和眼睛，水分从泪腺中争先恐后的涌出。

“不！”我胃里一阵翻涌，尖叫之后的我，大力的推开辛警昂，狂奔到最近的洗手间，呕吐到胃里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供我发泄。跑走前辛警昂诧异的脸才渐渐浮现在我的面前，“我就知道，这件事总会被揭穿，秘密永远不会随着

时间而流失，秘密只会像心中藏了一只顽皮的小猫，时不时的挠你一下，渐渐的折磨你，直到你的伤口刚结了一层厚厚的痂，它又从牢笼中跑出来，把你的伤口撕开给所有人看，然后又一次次的笑着践踏。

花希，死了？他怎么可以死，他怎么可以死的这么轻易？他怎么可以，怎么可以……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在哭，但是泪水止不住的从脸颊划过。微微喘着气，跑过来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她默默地等着，什么也没问，我知道，只要我想说，她会想尽一切办法安慰我、开导我、帮助我，但我说不出口，也不忍心让微微的洁白因为这件肮脏的事情沾上污点，哪怕是污染她的心灵我也不允许。“我只是突然不太舒服，可能是最近吃的太多、太油腻了，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天我们家客人一直络绎不绝。”我勉强笑着。我看到微微眸子里的担忧和一丝失望。但她很快就恢复了往常的笑容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就是，扬妞你可吓死我了，走吧，回教室，别让大家都为你担心了。”我捏了捏她的手，扶着墙角站了起来。“瞥昂学长已经离开了，你不用担心。”微微目视前方，好像在和空气说话。我挽住她的胳膊。是啊，辛瞥昂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？看他的表情，是要揭穿还是只是想看我出丑？这两者倒也都不像。我摇摇头，为了躲避而来韶尚之光，看来该来的还是一样都少不了。

第一天的学习生活开始，十人围着桌子坐好。红唇老师，偶不，是梅姐来上我们的第一堂课“大家都来的很及时呢，来，大家先来互相介绍一下吧，可能以后就是两年的小伙伴了，要多多互相帮助呢。”话音落下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该从哪里说起。我默默的打量着周围的同学，除了我和微微、贝贝之外，还有三个女生和四个男生。三个女生中只有一个翘着二郎腿，十分高傲的样子，其余两个畏畏缩缩，用着躲闪的目光飘着周围的人，男生中有一个脸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十分显眼，给他填了几分凶煞之气。有一个微笑着冲着所有人，很有礼貌的样子。剩余两个中规中矩，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我把目光重新固定在桌面上，仔细的逼迫自己观察者木头桌子上纹路的走向，时间也就被这么消耗着。

“大家别愣着啊，来，从这位戴眼镜的小美女开始吧。我愣了一下，意识到梅姐在说我，我尴尬的笑了笑，“大家好，我叫苏扬，你们叫我扬扬就好，以后还希望与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进步。”我不失礼貌的站起来鞠了一躬。所有的同学报以整齐的掌声。微微和贝贝依次起来介绍，随后，就是那个看起来有些跋扈的女生，出人意料，她站起来说话倒是有一种令人信赖的

天生领导感，她字字铿锵有力“你们好，我叫楚飞，你们可以随意称呼我，名字只是个代号而已，来到韶尚之光解惑之旅，也希望我们成为灵魂上能够共同的朋友。”我心里暗暗的感叹了一下，她倒是表现出来罕见的真诚和表里如一，至少从这番讲话中。紧接着，那两个害羞的女孩红着脸站起来说了自己的名字就飞快的坐下了，一个叫做汶子一个叫交智，她们俩是来自同一阶层的好朋友，有点类似我和微微，对她们的好感度也瞬间上升。到了男生的顺序，我直了直身子，想听的仔细些，说实话，许多男生的心思真的更难读懂，也有可能是我太过于揣测他们的心思，把无也说出有了。“大家叫我红五就好，所有人从出生就是这么称呼我的。”说完他就立刻坐下了，椅子发出了砰的声音，我们愣了一秒，才渐渐响起掌声，红五确仿佛并不在意，目视前方，好像再看什么有趣的东西入了迷。微笑的男生快速的站起身，“红五同学真是幽默，我也要不落其后啊，来，哈哈！大家不如叫我黑四，反正我皮肤黑的很。”我们都忍不住笑出来，梅姐也是咧开嘴和我们一起大笑。“好了，回归正题，我是冯峰，大家也可以叫我峰峰，比较亲切，以后大家互相照顾，互相进步吧。”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这是班级的开心果无疑了，我叹了口气，更多的是卸下包袱的轻松，开心果会吸引走大部分的火力。气氛也不会冰冷，是件好事。剩余两个男生似乎对于介绍自己颇不以为然，对于冯峰的插科打诨也不感冒，中规中矩的介绍完自己就坐下了，像执行一个死命令一样僵硬。我还是费力的记住了他们的名字，一个叫屠寓，一个叫赵文浩。

我仔细的在脑海中一一对应着他们的名字和脸庞，我是个记忆力很好的人，等他们全部介绍完，我基本已经能够熟练地在脑海中对他们进行记忆和调取了。梅姐轻轻拍了拍手掌，“好啦，现在大家都已经初步认识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团结的集体，在韶尚之光，想要顺利毕业是很难的，在一个好的集体中，会有利于你们的发展的，这些等下节课会有别的老师来详细讲解的，我现在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个事情。我们即将进行入学第一次测验了，这次测验不会算入学期末的总成绩，只会作为对你们的基础评价参考，也是让你们适应新的测试形式。”听到这些话的我们肾上腺素瞬间飙升，入学的第一天，考试？“考试内容呢？”赵文浩焦急的问道，梅姐笑了笑，“以后你们就没有考试范围了，你们头脑中所有知识，所有的形成的性格和处事方式都将成为我们的考核内容。”几乎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。“不过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大部分同学都能找到对待考核的正确方式的，我相信你们都

可以的。好啦，这节课就这样啦，你们也不用追问我关于考核的任何问题了，我能说的都说了哦，祝大家考核成功。”梅姐潇洒的拿着空夹子从门口一溜烟的小跑离开了。我们剩下的同学么互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。微微担忧的看着我说：“我们会被淘汰吗？”我捏捏她圆圆的脸蛋说：“不用背书了，你就偷笑吧。”微微果然瞬间被逗乐，“也有道理，走吧，我们出去逛逛，下节课下午才开始呢。”贝贝从背后轻轻拍了拍我，“我能一起吗，我对学校也蛮了解，我带你们转转吧。”“行啊，一起吧！”微微明朗的说，“贝贝，你对学校是真的了解好多啊。我不经意的站起身一边说着，一边观察她的表情。她沉默了一分钟左右，走出教室，扬起笑脸，“我有故事，你们可得有好吃的好喝的招待我，我才讲给你们听。我先去拿点东西你们先走着。”

微微拉着我走出了气氛压抑的教室，我们随意的在教学楼里走着。教学楼里楼梯纵横，充满现代化的设计感，奇怪的是教室很少，楼梯交错纵横，仿佛都是通往同一个楼层，但走着走着，却会不自觉地走入另一个未知之地。就像现在的我们，走到了一个玻璃箱子面前，玻璃很厚，里面只有一张躺椅，旁边有一台巨大的电脑和一些接线的设备。我好奇的走过去，敲一敲玻璃，很厚，声音顿顿的，估计是钢化的，我默默的想。“你们是新生嘛？怎么走来这里了？”我和微微吓了一跳，回身望去，是一个面色苍白，嘴唇却格外鲜红的老师，一位像极了吸血鬼的男老师，老师眉头似乎一直蹙着，呈现出忧郁的色彩。“快回去吧，这里是消除记忆的地方，你们不该这么早就来到这里的。”我送你们回去。老师牵着我俩的手，走上了楼梯，不一会，又回到了教室门口，“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也不要说见过我。”吸血鬼老师一瞬间就消失了，似乎在炎热的天气下蒸发了一样，我和微微惊讶极了。愣在原地。

贝贝走出门口，看到呆呆的我和微微，拍了拍我们，以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一眨眼的工夫，你们就没影了，都不等我将自己的故事，看来是不怎么感兴趣啊，又跑到哪里去玩啦？”我和微微刚刚平定心情，微微揉了揉眼睛，“我是做梦了吗？”没等我捂住她的嘴巴，微微就指着刚刚的楼梯说：“我们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见到了一个吸血鬼，太奇怪了！”说着她捏了捏自己。“啊！痛，是真的啊。”

我有点担心，那个吸血鬼老师明确说过不要外说，这可怎么办，贝贝饶有兴趣的看着那个楼梯，说到“这些楼梯啊，看似重叠复杂，但是其实都是迷惑人的，其实这些楼梯都是通往下一层的。”什么？贝贝拉着我和微微跑

下这层楼梯，确实到了下一层的教室，一堆穿着制服的学生进进出出。这下我也惊慌了，我敢肯定刚刚所见所闻我都是真的，可为什么再回不去了呢？贝贝疑惑的看着我们，“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，不是很正常的地方吗？你们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。”

我冷静了一下，紧紧的捏了捏微微的手，提醒她不要再说关于这个时间的细节。微微被我一捏，也清醒了过来，我笑着看着贝贝，拿出口袋里时常备着的应对低血糖的糖果，递给她：“呐，给你买吃的了，快，说说你的故事吧，不和你闹着玩了。”

贝贝笑着接过糖，剥了一颗放进嘴中，低着头，似乎是在仔细思考，一颗糖果快吃完了，贝贝才抬起头，“我要是说这是我们家建造的学校，你信吗？”我和微微嘴微张，知道贝贝对学校了如指掌，但是从她嘴中听到这个隐藏的故事，竟然还是很吃惊，出乎所有的设想的情况。

“我们家以前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都是从联考中胜出的，但他们不肯加入精英阶层，转而开始设计这所学校，就是韶尚之光，建筑图纸建设到一半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就失踪了。妈妈带着我离开了这里，去了一个很美的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，吃的东西很少，基本难以和人交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妈妈也离开了我，回到了爸爸那边继续完成韶尚之光的建造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学校对他们这么重要。后来，后来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”贝贝已经开始哽咽，晶莹的泪花从她的眼角流出，她沙哑的嗓音更加低沉，变成了“咯咯咯咯”的呜咽。一种说不出的凄凉。

我和微微递给她纸巾，轻轻的拍着她，“没什么的，你还有我们，别太难过了。”微微摸着她的头发说。我充满疑惑“那你怎么从你的那个隐居的地方回来呢？”“是韶尚之光的校长亲自接我回来的，然后我就入学了，我一直在爸爸妈妈身旁看图纸的绘制，所以对这所学校的构造了如指掌。”

贝贝哭得楚楚可怜，我也不好多问，她蜷缩着自己的身子，蹲在墙角，微微已经蹲下身子去抱住她，贝贝的身体发出一阵阵的抽搐。我把手轻轻放在她的头上，“她能够这么坦诚的对我们说出来，也是很不容易。”我心里想，“我第一次见你们就觉得你们很亲切，就像我的姐姐一样，我...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么多的。”贝贝眨着充满眼泪的大眼睛看着我们。“以后你就是你像姐姐一样的好朋友，一起分担痛苦的事情，你快别哭了。”微微拿出惯有的温暖的微笑。我也点点头。“正好，你对学校这么了解，快帮我们分析分析，我和扬妞都快吓死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的伸出手捏住了微微

的肩膀，“别说，老师嘱咐过了。”微微表情为难，说到，“可是，说不定只是我们的幻觉，不打听清楚，我们永远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可受不了好奇心的纠缠，再说就算不好奇，万一这里只是有什么机关，我们不小心又出发了，在碰到那个吸血鬼可怎么办，下次估计他就没那么好心了，我们怕是就要被做成下午茶了。”“你们在说什么啊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？”贝贝暂时止住了泪水，瞪着迷茫的眼睛看着我们。我心想也是，便说给贝贝听听，她都和我们说了自己家族的秘密，我们更没有理由，连这种事情都瞒着她，况且微微刚答应了以后我们会照顾她，我收回了手，低头看着我的鞋尖，仔细的回忆着刚才的情节。

“是这样，我和微微刚刚想要逛一逛，我们就走上了刚刚的那个楼梯，但是我们莫名奇妙的到了一个玻璃房子面前，房子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仪器，之后就有一个脸色苍白，嘴唇却格外鲜红的老师出来将我们送了回来，并嘱咐我们不要说出去，我们现在也正困惑呢。”我闭上眼睛，仔细回想还有没有漏下的细节。贝贝听了之后，似乎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惊讶，“你们应该是去到了三次空间，那里是链接学校和味层的地方，据说没有通过考核的学生都会到达那里，至于你们为什么会过去，我也不是很清楚了，那位老师我倒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。这楼梯是没问题的，我爸妈的图纸上画的清清楚楚，就是通向下一层教室的，我不会记错。”贝贝信誓旦旦的说。我听到之后，心理却松了一口气，至少知道了去了什么地方。微微却放佛显得很紧张，“我们怎么会过去呢，这是不是考核不好的预兆。”我敲了敲微微的脑袋，“傻瓜吧你，别想了，就当没发生过，反正老师也叫我们别出去。应该不会有错，我们只要沉默就好，诺，我已经忘掉了。”

“铃铃铃”上课铃蓦的敲响，贝贝立刻擦干了眼泪，拉着我和微微的手又飞奔回了教室，我们气喘吁吁的坐下，第二堂课的老师已经在教室里翻着手册，看见我们，推了一下眼睛，皱了皱眉头。这是个头顶已经微微秃顶的中年发福的男老师，面泛油光，他嫌弃的表情直观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我和微微都有些被吓到了，贝贝倒是镇定的很，“千教授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去转了一下周围的教室，有点迷路，才会迟到了一两分钟。”千教授把目光集中在贝贝脸上，仔细观察后，突然有些惊讶的换上一副有些讨好的表情，“贝贝呀，你对这学校不是在做了解不过了嘛，图纸都是你家设计的，好了，看在图纸的面子上，我们不谈这件事了，上课吧。”我和微微吐了口气，安心的坐在椅子上，却总觉得后脑勺火辣辣的，有人在看我们！我

害怕极了，难道是吸血鬼老师？惩罚我们说了出去？我有些惊慌地小幅度扭身张望，不是吸血鬼老师，竟然是楚飞，她带着一丝困惑和愤怒的表情瞪着我们这个方向，“我做错了个什么嘛，我不是才刚来这个学校，怎么会得罪楚飞呢，难道她平生最讨厌迟到的人吗？也说不不好，这里恐怕都不是正常人。”我脑海里又浮现出警昂学长令人作呕的微笑，我赶紧集中注意听课，“以后可得更加谨慎了，”我默默在想。

同学们，我叫千立，你们叫我千教授就行。我主要负责像你们讲解每一次考核的具体规则和要求，这是和你们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事情，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。我们听了这话，气氛格外的压抑，大家都竖着耳朵等着听奇奇怪怪的规则和要求。“这次入学考核呢，第一呢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考核的形式，熟悉一下。第二呢，也是对你们的水平进行测评，给你们做个初步摸底测试，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即使排名落后，也是暂时的，基本到了第一次正式测试的时候，这个排名会大幅度改变的。”我们听到这里略微松了口气。“本次测试呢，采用的是精英阶层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，幻象仪，你们会分别进入不同的测评室，注入幻象试剂，配合房间的模拟屏幕，进行情景测验，你们需要根据眼前出现的情况，做出自己的选择，你们的选择会影响你们的最终评分，做出选择后的具体实行方法也会占有很大的分数。”我只能说到这里，不能透露任何情景给你们，也不能告诉你们高分的秘籍，说实话，我到现在也没有摸清这个测试的规律，可以说是千人千面吧，你们就做好自己就好，在接受平时课程的同时，自己努力去探寻测试的规律吧。祝你们都能够成功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学生进入精英阶层了，希望你们是那个幸运儿。谦教授的脸上透漏出一丝忧伤，整个脸变得更像小丑一样滑稽，文子在偷偷地笑，但我却笑不出来。看来，真的交给命运了？

明明还在盛夏，可是窗外的风却刮的如此剧烈，看着风中摇曳的树木，我仿佛已经感受到了风的凄厉，仿佛也看到了随风飘洒的纷纷扬扬的落叶。手心微微出汗，我内心嘲笑着自己，经历过多少考试了，果然还是摆脱不了这种紧张的情绪，抑或，我环抱住自己的胳膊，是对未知事物的恐惧。为什么上天要给我们安排这种种难以控制和预测的未来呢，这种漫不经心的笑话式的安排，让我觉得自己就如同枯黄的落叶一样悲惨，永远看不到自己命运的尽头。

“下一位，苏扬。”我身体一颤，缓缓放下自己紧抱的双臂，深呼吸了两下，朝着测试室快步走去，压抑着自己恶心的神经。一进门，就是梅姐，

看到梅姐大大咧咧的笑容，我放松了许多，梅姐拉着我的手，“扬扬吧，别紧张，我看得出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孩子，你一定可以很顺利地接受测试的，来，先在这个椅子上躺下来。”我看了看这又长又宽，上面是一层厚厚的垫子的椅子，慢慢坐上去，又缓缓躺下。这感觉真不好，我冲着梅姐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。“你就把他想象成自己家的床，软软的，大大的。”梅姐在调试着周围的仪器，给了我一个调皮的微笑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的想象着床的触感，驱散走自己的恐惧。贝贝说过，接受测试的时候，不能过分紧张，否则会影响决断和思考，导致最后的分数不理想。越想脑子越乱，我摸着椅子的边缘，突然觉得这椅子和那天玻璃房子的椅子极为相似，“来，扬扬，把这个手环带上。”我伸出胳膊，手环很软，外表却散发着金属的光泽，刚一戴上，手环便迅速收缩，紧紧的握住我的手腕，心跳的律动瞬间被放大。我又慌乱起来，梅姐拿着一根极小极细的针管，慢慢靠近我，和蔼的笑道：“这可能会有一点点痛，忍一下。”我闭上眼睛，听到自己慌乱的呼吸。不到三秒钟，我感受到尖锐的针头瞬间插入我的后颈神经之中，一阵刺痛，我感到了晕眩，模糊之中，我听到了一声冷静的女声低沉的说着：“034 次实验开始。”

无助感像海啸一样向我席卷而来，突然觉得自己和实验室中的小白鼠也没有什么区别。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，后来竟变成了一片白色，白色却不是纯白，像是絮状的凝结物，又像是清晨森林里的雾气。我伸手不断的挥舞着，站起身四处摸索，测试开始了吗，我感到了无尽的恐慌。大约过了两分钟，我摸到了一扇门，没有把手，没有门缝，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扇门，我想都没想就用尽力气撞了过去，没有想象中的撞伤产生的剧痛和碰的声响，我好像到达了一个二次元空间。视线的迷雾被驱散，我看清了眼前的景象。

房间好似是正方形的，空荡荡的，本来是个平坦的屋子，突然就在前方出现了一个悬崖，悬崖很深，下面看不清楚。我感到心跳骤的加快，地上慢慢形成了几样奇怪的东西，一大块生肉，一把尖锐的匕首，一根很短的藤蔓。我看着地下的这几样东西，困惑不已，这难道就是选项吗？

沃沃沃，传来了尖锐的叫声，声音大而刺耳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不自觉的往后退了几步，几乎就要掉下悬崖。我转过身去，一只巨大的狼站在我的面前，向我呲着牙齿，面露凶相，时不时发出嚎叫。它一点点靠近我，我紧闭呼吸，慢慢后退，可后面就是悬崖，没路可逃了。我就这么和狼对峙着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这在我的生活经验中，完全没有。有一瞬间，我想蹲下哭

泣，冲着天空大喊，我拒绝测试，我要回去。

嗷呜，嚎叫之中带着一丝焦躁，做出选择的时间到了，我突然一下子醒悟过来，狼之所以没有攻击，就是等我做出决断，所以不要太认为这是真实。我苦苦思索，藤蔓的长度绝对不够我跨越这个悬崖，我也不能用它捆绑一只约等于成年体格的狼，用匕首杀掉狼？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也很难搏斗，用肉来诱惑狼？可是肉吃完了之后呢，狼不是一个温顺的动物，不会就此被驯服。

狼发出不耐烦的哼哼声。弓起背来，我下意识的握紧匕首，另一手拿起肉。突然，狼冲着我奔跑而来，我害怕极了，一边躲闪，一边把肉随手扔出去，奇怪的是，狼也没有立刻追赶我，而是朝着生肉奔去。我恍然大悟，我应该把肉扔的离悬崖近一些，然后把狼摔下悬崖。太晚了，来不及了，我看着狼凶残的咬着生肉，一口就把肉吞进了嘴里，没有机会了，我绝望的呐喊。

狼听到了我的呼声，嘴角滴着鲜血，更加兴奋的咀嚼着，下一秒，可能就要回头，我抓紧匕首，手心里全是汗，一步步靠近狼，我心一狠，如果错过这个时机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高举匕首，冲着狼的脖子狠狠的扎下去，鲜血溅起，我的手和脸都是黏糊糊，热热的鲜血，胃里一阵翻滚。狼发出疯狂而绝望的嘶吼，冲着我扑来，我只好反手继续拿着匕首搏斗，两刀过后，狼奄奄一息，眼睛还是恶狠狠的盯着我，我半瘫在角落。感到了无尽的恶心想感。我干呕着，神经却依然高度紧张。

狼似乎渐渐咽气了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感，我走过去，拿着沾满鲜血的手摸了摸狼的后背，将它轻轻推到悬崖边，默默的推了下去，一切都终结了。我仰天叹了口气。

房间慢慢又充满了迷雾，我四处摸索着，墙壁似乎在慢慢缩小，我仿佛感受到了幽闭空间的憋闷，我伸手捶着压紧的空间，大声叫喊着，我躺平身子，空间已经小到难以翻身。一句刚才进来的经验，大概是应当找到一个出去的门，我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忍受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息，感受着出口的方向。用力撞过去，这次，感到了结结实实的疼痛。

啊的一声，我醒了过来。

脖子处隐隐作痛，我浑身湿漉漉的，仿佛还能感到血液的黏腻。我睁开眼睛，头发被汗打湿，紧贴在额头上，飘忽的感觉消失了，我仿佛被重重摔在地上，摸到了椅子的边缘，视线从眩晕逐渐变得清晰，测试室又回来了，我长叹一口气，默默的支撑起自己的身子。

突然脑海中闪过满身是血的狼的画面，我痛苦的闭上眼睛，梅姐过来紧紧抱住我，“全是血，全是血，我的身上上衣上，全都是，我要去洗澡。”我开始小声的呜咽，梅姐轻轻的拍着我，都过去了，都是测试而已，不是真的，不信你看，她强迫我睁开眼睛看自己的手，没有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看了一眼，闭上眼睛继续低声啜泣。梅姐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，一直安慰的说“你已经很棒了，想哭就哭吧，很快你就会适应的，不要压抑自己。”

外面的助教敲了敲门，正常的测试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下一个可以开始了吗？梅姐担忧的看了我一眼。我已经超过了正常时间？我担心的看着梅姐，梅姐摸摸我的后背。冲着外面说，五分钟，我在做一些登记工作。外面响起一阵脚步声，那人默默走远了，梅姐小声对我说，你的测试内容不要和任何人提起，会对你不利的，我有点紧张，我的成绩很差吗？梅姐困惑的摇了摇头，倒也不是，只是你的情景我们这里还从没有见到过，暂时也无法评分，很有可能，你是天才，也有可能，你已经被改良过基因了，如果基因被改动是会被学校除名的。所以你先不要轻易说出去，我会给你一个中肯的分数，不高也不低，每周五下午你来找我一次，我来找找这背后的成因，你也不要过分担心。这里有一个后门，你从这里离开，就说测试结束后你出去自己逛了逛，才回教室很晚。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，我大概用了多长时间，梅姐说大概一个小时吧。“那正常时间呢，”梅姐抱歉的看着我，“大约十分钟左右”，“我延长了这么多时间？”我吃惊的看着梅姐，以前只有一个学生用时大概45分钟，我把他如实的记录下来，结果学校对他进行了基因鉴定与研究，最后竟然被用作了实验品，再也没有回归学校。我不会让你也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你们都是最优秀的人。那个学生，就差一步就可以进入精英阶层了。我从梅姐的眼睛里看到了无尽的懊悔，我也不敢再多问，默默的从后门离开。

一种窒息一样的压抑感向我袭来，我感到了久违的束缚感，放佛一条看不见的绳子紧紧的束缚着我，连眼泪都不能轻易的留下来。我又要开始演戏了。

当微微冲我走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太久没有在她面前伪装的我，瞒不住了。

微微好像很开心，“真的不是很难哎，我的就是一个厨房，让我选择厨具和食材做饭，就是我不会做什么特别厉害的菜，我就做了道家常菜，感觉好好有趣啊。你的呢？噢，你的脸色不太好？”我刚刚从测试环境之中出来，

还没有调整好心情，也没有编好故事，看到微微，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汹涌而来，我低着头，微微的手刚触上我的肩膀，我的泪水就更加抑制不住的流出，甚至控制不住身子的颤抖和啜泣的声音，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，到底为什么命运要把厄运都降临到我身上呢。

微微手足无措的抱着我。警昂学长从背后走来，真的是祸不单行，但这次他很正经，没有开我的玩笑，而是低声警告，“最好不要在这里引人注目，你们快点回宿舍吧，往前直走在左拐就好，你们的宿舍已经收拾好了，我给你们安排在了一起，你们去门牌那里找你们的名字就好。”微微有点吃惊，鞠躬道了声谢谢，带着我匆匆离开。教室也没回，明天注定是要给出个说法了。

我瘫在床上，什么都不想说，微微表情也阴郁着，她焦躁的围绕着我的床走了好几圈，一跺脚，拉着我的手把我拉起来，又推了一下我的肩膀，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扬妞，我一开始见你的时候，你比现在的处境要艰难得多，你都没有哭，而是坚强的独自面对所有事情。现在的你，为什么一点事情就振作不起来了？”我有点惭愧，也有点恼羞成怒，“你懂什么，微微，你从小就是命运的幸运儿，怎么会了解我到底遭受过什么！”“那你说啊，扬妞，你对我都不能坦诚，你还能对谁诉说呢？”我抹抹眼泪，是啊，要是还以一个人可以帮我，那就是微微了。我怯怯的看了一眼微微说：“我的测试、出大问题了。”

出乎意料，微微很镇定，“你说，到底怎么了？”我便把我的测试内容和测试时间告诉了微微，但是有意识的隐去了梅姐的话，只是说我很害怕自己好像和其他人不同，微微皱了皱眉头，“没我想象的可怕，你的情况是有点特殊，我问了好多同学，大家的都很简单，你先不要担心，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情。特别不要把你的情绪暴露出来，明天到了班里，你就说我今天胃痛，拉着你去了医院又回宿舍照顾我了，所以我们没有回宿舍。我看那个警昂学长到好像懂得一些事情，不如咱们可以去找他咨询一下。”

我脸色瞬间变的铁青，“不要，我几乎是喊了出来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。”微微叹了口气，“唉，忘了他还对你有敌意，那这个事，唉，咨询一下谁呢？”“微微，我没事了，我想可能是我比较特殊吧，我记起来了，梅姐好像也安慰我说这是正常情况来着，你不要对其他人讲了，显得我好像很傻似的。”我刻意的破涕为笑，微微过来拧了拧我的鼻子，“梅姐都说了，你还哭，真是爱哭鬼。”我勉强装作灿烂的笑着“哈哈，我其实是有点想家了。”

微微给了我个白眼，“得了吧，你骗别人还行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多么讨厌那里，死都要离开，喜欢，我又不是失忆了。”我站起身来，“你又不是我，我现在对家里还是蛮有感情的。”微微有点疲惫，躺下盖上被子，“随便你吧，越来越看不透你了。”她口里嘟囔着，不满的关了台灯的按钮。“晚安吧，扬妞。”

一夜未眠，我听着微微均匀的呼吸，竟然觉得安心，虽然睡不着，但是内心也平静了许多。我坐起身子，看着窗外的皎洁的月光。突然，一个黑影闪过，我惊了一下，黑影瞬间窜到了我的窗前，我张开嘴“有小偷……”“是我，别喊，扬扬，我是贝贝。”我看到贝贝的脸，硬是把刚发出的声音咽回去。我有一点生气，“贝贝，你干什么呀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外面逛。”我努着嘴。贝贝很认真的看着我，“我只是出来走走，听说你的测试不太顺利，怕你心情不好，来看看你。”我一惊，“你怎么知道，我的测试出了问题？”贝贝的脸隐藏在黑暗中，若隐若现，我猜的，看来真的是测试不顺利啊，你都测试了些什么，快和我讲讲，她急切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，我愣了一下，心情已经平复多了，我冷静地说：“外面冷，贝贝，你早点回去吧，我的测试没有问题，挺好的，只是有点不适应，明天我会恢复好的，你快回吧。”没有预想的担忧，贝贝张着嘴，没有说出话来，眼神里是满满的不甘心 and 一丝愤怒，夜色深了，我也不能肯定我看到的是真的吗，贝贝瞬间就笑着，说：“看我，老是操心，你也休息吧。”贝贝说完就走了，晚风吹过，我打了个冷颤，关上窗户，看看熟睡的微微，脑子里又有点混乱了。

清晨的微光刚照射着大地，我就惊醒了，微微还在睡着，这个死猪，我禁不住被自己的小幽默笑了出来，去掀开微微的被子。“走啦，去上课。”微微揉了揉眼睛，拿被子蒙住头，嘟囔着，“干嘛呀，才几点啊，我的闹钟还没响呢，扬妞，你越来越过分了。”我大声的笑着，隔着厚厚的被子胡乱拍了她几下，听着她骂我的声音，心里暖暖的，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还好，没有肿起来，洗个脸去教室和老师解释吧。

正当我想起了完美的解释方法，却得知了，成绩榜单出来了。所有的学生都去围观榜单了，老师也都去开教学会议了，微微听说这个消息，拍着我：“扬妞，你可真是命运的宠儿！走吧，咱们也去看看成绩单，我敢打包票，明天大家的话题肯定都是成绩，不会有人在意你到底昨天去干嘛了。”看着微微冲我挤眼睛的蠢样子，我禁不住笑了出来，反拉着她的手，那走吧，还不去看看大名鼎鼎的微微女士到底是个什么等级。微微笑着，我们并肩走

去，虽然心里已经知道了结果，紧张和兴奋感少了很多，但是，好奇心还是满满的。

咦，怎么只有班级的榜单啊，微微看着班里小小的海报，有点不解，“你们现在还只是摸底测试，不会公布全校的榜单，只会先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公布。”教务人员在旁边解释。微微拉着我的手挤了过去。意料之中，我的成绩不高不低等级。微微倒是很不错，处在金星的等级。贝贝的成绩实在令人大跌眼镜，竟然是木块，排在最末尾。我脑海之中又闪现出昨晚她焦灼的眼神，或许她也遇到了测试中的问题？我真的是太小心了，昨天应该至少问一下他的情况，给他点建议和鼓励的，我还来不及看完榜单，就急着寻找贝贝的身影，果然她缩在一个角落，看起来脸色很不好，微微还在饶有兴趣的看着榜单，我便独自一人走到贝贝身边，在她旁边坐下来，安慰她说：“贝贝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参与测试，难免会不适应，下次，一定会变好的，我也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，至于昨晚的事情，是我欠考虑，匆忙就让你离开了，真是对不起。”贝贝微笑着，“没事啦，扬扬，也是我太在意了，谢谢你肯帮我。”“你这说的什么话，我搂着她的肩膀，咱们是朋友嘛。”我拉过她的手，轻拍着。冯峰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背后，也铿锵的说：“大家都会帮你的。”贝贝站起身来，朝着大家鞠了一躬，说：“我一定努力，不给大家拖后腿。”

微微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碰了碰我的肩膀，“楚飞是钻石呢，真是看不出来，她真的好厉害啊。”“其他人呢？”我压低声音问微微，“大家都差不多。”微微努了努嘴，“基本都是银星和铜星，红五和我一样是金星，至于那个峰峰，人爱说说笑笑的，可能对待测试也不是很认真，是铁石，也在危险的边缘了。”我想起来入学时校长说的，在韶尚之光，两次测试得到木块，就会离开学校。我的头又开始隐隐作痛。

上课铃声匆匆的打响，切断了叽叽喳喳的讨论声，也切断了所有人之间复杂的互相猜测。梅姐带着文件夹又迈上了讲台。大家好，今天，测试完后的第一节课还是由我给大家上。大家都亲身接受过测试了，自然知道，测试是因人而异，没有固定答案，但一定有选项，大家的选择和对于测试问题的解决都会影响等级的评定。钻石就是被测试者做出了比机器原定答案更加完美的解法。金星就是和原定答案差不多，银星是没有通过常规方法，但是完成了测试，铜星是选择并去尝试解决问题，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。铁石是没有做出选择，通过自己的方法解决，并没有解决问题。而木块是，看到

测试的场景就自己放弃了，不肯做选择也不肯解决问题。说完，梅姐意味深长的看着贝贝，眼神突然变得凌厉，贝贝羞红了脸，低下了头，大气也不敢出，微微举手，站起来对梅姐说，贝贝只是不太适应而已，我们会帮助她尽快适应测试的。梅姐笑了笑，真是有爱的班集体，那期待你们的下次测试哦。

好了，这次测试到此为止，之后我们每周都会安排两三节课程。每半年会举行一次全校舞会，你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去多认识认识同校的小伙伴。每个月会举行一次全校会议，对于高年级的钻石获得者予以表彰，你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，到时候也会有交流分享会，好了，大家放松一下吧，下课。

韶尚之光的课程很不同，我们不再学习文学、数学、物理等基础知识学科，而是代之以一些奇怪的兴趣类课程，例如我们现在正在上的音乐鉴赏。十分有趣，所有的同学围坐在一起，讨论自己喜欢听的歌曲，每个人进行一首歌曲的分享，同时要进行一次五分钟的介绍和赏析。之前也有这个样子的鉴赏课，但是只是灌输给我们标准的答案与内容，而韶尚之光的课程没有标准答案，只要你有自己的想法，越独特越好，这也让我感受到了舒适的氛围。

不知不觉冬天就到了，半年一次的全校聚会也将来临了，大家都很兴奋，毕竟是进入大学的第一次大型聚会。除了入学典礼之外，我们很少和其他班级或其他年级的学生接触。而且，更让大家感到兴奋和充满新鲜感的是，在举行聚会的前一个月内，都可以和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上公共的大课，并且可以一起在餐厅吃饭，在一个月后，男生可以邀请自己心仪的女生跳舞。

厚厚的羽绒服已经裹上了，围巾也一层层的笼罩着脖子，时间一长，竟也有些呼吸不畅。秋风凌厉的刮过，带下几片落叶，道路两旁已经积满了厚厚的落叶，树叶是黄色的，黄灿灿的，就这么一层层的擦上去，大部分的落叶被清扫在道路两旁，还有零星的落叶缓缓地降落在道路中央。宽阔的校园的道路被落叶装点得像是时装周的红毯，惹得最怕冷的人也愿意披上外套出门走走。

我把冻得通红的鼻子和嘴巴缩在围巾里面，只剩眼睛半睁着盯着正在飘落雪花的天空，我长长的呼出一口带着浓浓白雾的气。雪花好美，几片落在我的额头上，冰冰的，可是我的心理满是欢喜，这么纯洁的雪花，真的让我的心灵突然感到一阵幸福的洗礼。“在看什么呢？”我身体一僵，这声音不用说了，不熟悉，但深刻的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没有回头，胃里一阵翻腾，我迈大步子离开，脚下的落叶被我匆忙的脚步踏碎，发出喳喳的声音，似乎在提示我的逃亡，后面没有传来落叶的声音，我偷偷松一口气，一抬头，撞

上了一个人的胸膛，我仰起脸，对不起，却看到了警昂学长的脸，我吓了一跳，后退两步，跌坐在地上。警昂学长笑着，“你走的可真快，我好不容易才赶上你，不过你看见我跑什么呢，难不成内心有鬼？”我双手支撑在地上，站起身子来。“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我要走了，马上要上课了。”警昂学长依旧笑着，“好久不见了，没想到你还这么怕我，是怕我再和你提花希的事情吗？”他的语调突然变得冷峻，警昂学长瞪着我说：“花希临死前一直说着你的名字，是不是你害死的他！那可是我唯一的弟弟，你说，到底是不是你！”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，眼泪还是一点点充盈了眼眶，我低着头，警昂学长似乎很没耐心，双手越来越用力，我内心发起了一股无名火，拼命甩开他的双手。“你们都是一个德行，你们都是骗子！你，你知道什么，花希死了，他怎么不早死，他死就死吧，为什么还要提到我，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。”警昂学长被我的怒吼一时间震住了，他很快又恢复了冷静，“我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，弟弟是死在味层的黑组织手里的，你以前不是和我弟弟在一起吗，我见你的反应，以为你知道内情，才一遍遍来找你。”我的眼泪失控了一般，“不要跟我提那个地方了，我再也不要回去了，我拼着命才能活到现在，为什么你们不能放过我，为什么你们非要我一点生的希望都没有。”我的胃难受极了，路旁纯洁的雪花和纯洁的枫叶沾满了我污秽的呕吐物，我感到抱歉，我奔跑到路旁去疯狂的挖掘泥土，想要掩盖着不洁，双手开始破皮出血，我丝毫感觉不到疼痛。警昂学长被我的反应吓到，愣了一秒钟过来抓住我的双手。“够了，我相信你没有说谎，是我太执着于弟弟的死因了，所有人都说他是自杀，可我不信，他怎么会选择这条路呢，他又和黑组织不清不白，这里头定有文章，我会调查清楚的，你要是有冤屈我也会帮你的。”我看着他认真的脸庞，恶心的打了一巴掌。我就不争气的晕了过去。跌倒前，我问到了雪冷冽的味道，混合着泥土淡淡的腥味，我仿佛又感受到了那个疼痛的夏天，倒下之前，我还在对天祈祷，不是我的错，我不想污染这美丽的白色大地，这纯洁的大地。

头昏昏沉沉的，迷糊中，仿佛听到了模糊的人声，呼唤着我的名字，眼前又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，雪花一片一片飘落，落在地上，化成了水，雪越溶于越多，逐渐变成了红色的一片，从我的脚下渗出来，远方测试中的那匹狼正倒在远方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血是从那里流出来的，我颤抖着，伸出手来，发现手中拿着那把锋利的匕首，血正从刀锋一点点滴落，染红了雪，我惊声尖叫。“你终于醒了。”警昂学长在一旁关切的说，我四处打量了一下，

“这里是医务室，你有点发烧，刚刚打了退烧针，你要不要起来喝一杯水。”他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不再对我抱有慢慢的敌意了，但我还是惧怕他，气氛突然凝固，尴尬慢慢蔓延，訾昂学长苦笑了一下，“我吓到你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大概已经猜到你的故事了，我还需要更多线索来穿起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，我也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。”我听到这话，心里有点轻松也有点愤怒，我用牙齿叼着纸杯慢慢的吸着热水，扭过头去，不理睬他，訾昂学长自讨了个没趣，默默地坐在床边。

握着已经冷掉的热水纸杯，望向窗外。雪越下越大，下吧下吧，我心里小声的说，把污秽都掩盖吧，等融化了就又是一个新天地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新天地。

雪已经很久没有下过了，晴天越来越多，冬日的暖阳透过窗户洒在我软软的棉花枕头上，我常常把头埋进枕头里深深呼吸，大约五秒吧，一切烦恼都消失了，阳光从口腔进入肺部，顺带着温暖了我的心。我的身体慢慢的好起来了，心里的窟窿仿佛也被时间慢慢的填满了。学校的舞会即将到来，微微经常来问我的礼服准备好了没，看她期待的目光，我常常是无奈的笑。学校的课程还是一周两三节的进行着，我们有着充足的时间去看看的书、做想做的事，前所未有的自由，“你觉不觉得贝贝最近不太正常啊。”微微在镜子前试着华丽的公主裙，回头叫醒了发呆中的我，“是吗，没觉得啊，你怎么会这么说？”我扭过身子，轻轻的摇了摇头，微微皱起眉头，“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，估计我长什么样子都快不记得了，哪还能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呢。”我冲着微微做了个鬼脸“得了吧，你这个小恶魔我可忘不了。微微坐在我身边，讨好似的挽起我的胳膊，“贝贝最近真的怪怪的，她最近都不和我们一起去看书吃饭，有一天我去找她，你猜怎么着？”微微故意吊着我的胃口，一副你肯定想不到的表情看着我。“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，快说！”我甩开她的手，心想微微又在瞎八卦。“是不是，你别不信我啊，我说真的呢，我看见贝贝在跟踪楚飞。”我一愣，盯着微微的眼睛问：“你看清楚了么，贝贝为什么要跟踪楚飞？”千真万确，微微比了个发誓的手势，我找她去买蛋糕，结果看到贝贝一路跟在楚飞后面，一直到宿舍门口呢，还趴在门口听了好久。我刚刚放空的头脑仿佛又被充满了纠结的麻团，贝贝为什么要跟踪楚飞呢？微微怒了努嘴又去试另一套礼服了，我看了看宿舍四处散落的衣服。心想，“非有这个办法了，我得去舞会看看。”我冲着微微喊：“喂，老婆子，分我件礼服呗”“哇，你终于肯去了！扬妞，你随便挑，我

的就是你的。”微微跑过来兴奋的熊抱了我一下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该面对的还是得自己面对。

走在走廊，又遇见了警昂学长，他突然放低声音：“先不要说话，你看那是谁，我转过身子抬头望去，看到了贝贝畏畏缩缩的身影，楚飞就在前面走着。“贝贝真的在跟踪。”我惊诧地说。“我早觉得她有问题了，我们去看看。”警昂我心事一样，带我跟在贝贝身后。楚飞中途突然走去了食堂，贝贝明显愣了一下神，却朝着反方向走去，我看了看警昂学长，低声说：“会不会是我们想错了，贝贝只是正常走路而已。”“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，走。”警昂学长不由分说地推着我，我急忙往前走。贝贝到了宿舍门口走了进去，我一副你看果然错了吧的申请望着警昂学长，学长笑着“那接下来就拜托你喽，做的好的话，我就带你去舞会。”“不必了吧，都回宿舍了，还要跟踪什么啊。”警昂学长突然变严肃，“一定有问题，你不是也想搞清楚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吗，这就是突破口。”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叹了口气。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神经质了。我甩开警昂学长，走向宿舍，贝贝神色正常的在走廊里穿行，反倒是偷偷摸摸的我比较可疑。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贝贝突然有些慌张的东看西看。我急忙躲起来，一刹那间，贝贝以极快的速度闪进了楚飞的房间，真的有问题。我心下一惊，急忙走到门口，顺着门缝蹲下来，偷偷的看着里面的情景。贝贝径直走向楚飞的床铺，熟练地拆开枕头，从枕头中央取出一个小盒子，盒子上竟然刻着贝贝家族的徽章。这徽章在实验室的门口和学校的许多建筑上都有，不是这个家族的人是不能轻易复刻的，难道贝贝和楚飞是姐妹关系？房间里的贝贝显然也被吓到了，即使通过门缝也可以看到她颤抖的双手，贝贝把盒子原封不动的放回枕头里，整理了一下床铺，我急忙闪开。贝贝急匆匆的从房间里走出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走进了房间，按着贝贝的方法打开了枕头，盒子竟然没上锁，我轻轻打开盒子，一张学校的建筑图纸跃然而出，纸张厚实而富有年代感，手绘的痕迹密密麻麻，我陷入了沉思。

走出宿舍，警昂学长看到我凝重的表情，就猜到了几分，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，他严肃的皱着眉头。“现在看来，楚飞应该也是贝贝家族的成员，至于她们之间的关系，还得在考察，咱们先走吧。”我默默地跟着他，一路无话，警昂学长突然转过身来，“我再次向你道歉，我觉得咱们都被这些事件困住了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解开这些谜团？”我望着他，他眼睛里没有了一丝玩笑的成分。我想了想，“那就这么定了！”他突然就笑了

出来，“不要这么严肃啦，那以后我们就是同盟了，这位美丽的小姐，我能请你作为我的舞伴吗？”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移开了，我松了口气，拍了一下他伸出的绅士的手，“行吧，勉强答应了”我们同时大笑着，不顾及周围人异样的目光。

礼堂被装饰一新，走廊里整齐的铺着鲜红色的地毯，长长的向远处延伸着，和周围黑灰色调的大理石墙面呼应，强烈的映衬着，烘托出了所有人期待中的心跳的感觉。只消看上一眼，就能感受到激动之情从喉管里喷发而出。青年男男女女都衣着华丽的服饰，一个个举手投足拙劣的模仿着大人的腔调，却不惹人讨厌，反衬出那么点可爱来。我和訾昂学长的关系缓和了许多。我们一起来参加了舞会，还有微微，微微踩着十公分的高跟，手紧紧的抓着我，红晕一直就没从脸上下去过，“听说今天凌哥也会来”她目光里闪烁着喜悦，我敲了敲她的脑瓜，“你够美啦，他一定会来找你去跳舞的，微微激动的厉害，也没在意我说了些什么，在礼堂四处搜寻着。我和訾昂学长安静的坐在角落。音乐徐徐响起，是舒缓的舞曲，訾昂学长问我要跳舞吗，我看了看独自呆着的微微，摇了摇头。“那我去拿点吃的吧。”訾昂学长欠了欠身子，走开了，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想着前几天我还对他仇视的很，现在却几乎要忘记那些事情了，人的感情真是脆弱又易散。我笑了笑，伸了个懒腰。舞池里，一对对伴侣们开始了优美的华尔兹。男生绅士的扶着女生的腰肢，随着音乐旋转，女生的裙摆飞舞，舞池中央仿佛绽放了一朵朵玫瑰，美艳动人。我和微微啃着小蛋糕。突然，一块小蛋糕掉到了我的裙摆上，深蓝色的裙子上被奶油弄脏了一角，我瘪了瘪嘴，看了看把蛋糕甩在我裙子上的微微，疑惑又无奈，微微竟然要哭了，泪水就聚在眼眶里，越聚越多，这下慌乱的人变成我了，我还没看过几次微微难过成这个样子。我拍着她，“没事没事，我都不在乎，你哭什么啊。”微微委屈的看着我，手指向舞池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居然看到了凌学长和楚飞，楚飞一改假小子的打扮，穿着利落的红色短裙，复古红的唇色在舞池里显得格外大气耀眼。两人紧紧贴在一起，双手紧握，双目交视，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我一时慌了神，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。微微的眼泪不住的顺着脸颊流下。粉底混着眼影眼线，彩虹一般的涓流纵横在微微脸上，微微说了声：“抱歉，请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”我有点担心，但还是呆立在了原地。

音乐声停止了，空气安静的刺耳，我看了看自己沾了奶油的裙角，扶了扶额头，楚飞和凌学长牵着手走下舞池。“啊，你疯了吗，你干什么啊，贝

贝？”我顺生望去，楚飞倒在地上，贝贝拿着红酒不断地泼向楚飞的身上，楚飞伸手阻挡着，一边叫喊着。贝贝红着眼睛，歇斯底里的挣脱周围人的阻挡。“你这个基因不全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和凌学长跳舞，你用了什么妖法，混进来学校，还混进了钻石，我今天就要揭穿你的丑恶的真实面孔。”我听了这话，震惊极了，基因若是被标记过了就只能一辈子呆在昧层了，一定是贝贝哪里搞错了，韶尚之光怎么可能会要基因标记之人呢。酒渍还在楚飞脸上身上固执的粘附着，凌学长却异常的冷静，没有阻挠也没有反应。楚飞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栗着，小声说“不可能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，你不可能知道，你都知道什么。”楚飞从地上爬起来，和贝贝纠缠厮打在一起。场面乱作一团。瞥昂学长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“事情发展越来越有趣了哈！”我看了看他冷静眼眸，打了个冷战。贝贝哀怨的看着凌学长，凌学长却目光平静，似乎和在场的事件一点关联都没有。默默转身离开。

事情闹得太大，终于惊动了校委会，没几天，楚飞就被传出了从学校开除的消息。贝贝也再没来找我们说过话，微微还是整天闷闷不乐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没用，什么忙都帮不上，也什么事情都看不清。但奇怪的是，楚飞却透过校委会要求和我见一面。内心的忐忑不安逐渐占据了主导。我觉得自己似乎在触摸真相的边缘。

和想象中不同的是，暂时监禁楚飞的房间并不是暗淡无光的，而是阳光明媚的玻璃屋子，楚飞脸色苍白，坐在洁白的诊疗椅子上，嘴唇也毫无血色。从远处看，仿佛一个见不得光的病人哀怨的凝视着无处不在的痛苦之源。我慢慢靠近楚飞，怯懦着，努力的找着话题却最终说不出口。楚飞感受到了我慢慢走进的气息，缓缓转过头来，苍白无力的笑了笑，“是不是觉得很荒诞，我们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见面。我其实不叫楚飞。”我疑惑的看着她，有一点不解，有一点恐惧，楚飞无奈地笑着，勉强牵动着嘴角“我其实才是清姚，你相信吗？”我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，我坐在楚飞旁边，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楚飞自己缓缓说到“难以置信吧，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明明出生在应该幸福的过完一生的家庭，却不得以变成了今天这副永远不得翻身的鬼模样。”我偷偷的望了望玻璃房子四周，很害怕这番对话会被别人听到。楚飞拿手拍了拍我，“没事，校方也不想我把真相吐露出去，我答应和你对话完后就接受记忆清除手术。”楚飞说到这里，脸色更加苍白。我握紧了她的手，用力的捏了捏，希望能把自己微不足道的温度传达过去。楚飞扭过头去，不让我看到眼角似有似无闪烁的泪滴。“扬妞，你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人，

说不定可以逃出这个荒诞的世界，所以我决定把这一切告诉你，才不枉我经受这么多委屈，我不是名字是贝贝的名字，而是身份是贝贝的身份，贝贝是校方的卧底，学校想要从我们家这里获得考核的秘密，从而控制人员输出，爸妈为了躲避追捕带着我们潜伏在味层，校方并没有找到我们，本来以为可以相安无事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“那你为什么会回到韶尚之光，为什么基因……”我咽了下怕自己揭开楚飞的伤疤。楚飞笑了笑，“没事，在味层，我们遇到了一个组织，她们一开始答应保护我们，后来发现也是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取秘密，不得已，我爸妈为了我，只得牺牲自己，把我护送出去，哪知道，所托非人，送我出去的叔叔把基因标记针剂注射进了我体内。”“那你，是怎么进入学校的？”我忍不住问，“那个组织想要利用我，抗衡校方实力吧。”对话结束的铃声急促的想起，我的身体一阵颤抖。楚飞也轻轻颤抖着。“微微，听着，我知道你跟踪过我，我也知道你那个组织也有渊源，可是你天赋异禀又和我有着同样的诉求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走出这个学校，进入精英阶层，改变我们的现状。”我点了点头，“看着我。”楚飞坚定的说，“接下来，我说的，你一定要记清楚。”微微贴着我的耳朵，“考核的核心在于直面恐惧，你的内心经历越多，创伤越多，承受能力就越强，这样成绩就会越高。你会遇到很多复杂情境，得到高分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快速解决掉眼前的所有问题，以最简单的方法即可。记住了，平时加强自己的内心建设，你可以的。”铃声响的越来越急促，我感受到了重重的脚步声，几个老师拉起我的胳膊，我紧紧的握着楚飞的手，楚飞眼泪终于从眼眶中流出，晶莹剔透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五彩的光芒。

楚飞就这么无声无息的离开了学校，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再提及楚飞，教室的座位永远空缺了一个座位。我已经放空了好几天了，呆呆地不想要与人交谈，微微担心的来问候了我好几次，可是我都抽不出心情来理她。警昂学长，在路上拦住了我，慢慢陪我走着，“你还好吗？”他低声问。我没有搭话，“我要安慰你的意思，我不知道楚飞和你说了什么，不过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朋友的话，不应该努力做一做什么，而不是这样放弃自己吧。”我内心像被戳了一下，我望了望他，你懂什么。警昂学长见我有了反应，偷偷跟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不觉得贝贝那天怪怪的吗，如果她跟踪楚飞只是为了找出他基因标记的秘密，你没有想过，贝贝和楚飞有没有过节，为什么要去陷害楚飞呢。我不屑搭理他，我已经知道贝贝和楚飞身份调换的秘密，这点动机算不上什么问题，只要学校包庇，贝贝也不会受到什么处分。她还是

她，优越世家的子弟。我加快步伐，想要甩掉訾昂学长，结果他跟的更近，“你别跟啦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！”訾昂学长直起身子，微微一笑，“不一定哦，你记不记得，贝贝当时在现场为什么要泼楚飞酒？”“不就是为了凌悦学长。”我刚说出口就愣在了原地，“对啊，为什么贝贝一直看着凌学长呢，凌学长之前也没有和楚飞接触过，为什么就和楚飞一起出席了舞会呢？”訾昂学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我得到的情报可是告诉我，百凌本来是要和贝贝一起参加舞会的哦？”“那有什么，不就是小女孩之间的私人恩怨。”我嘴上还不肯服软。訾昂学长说：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，反正你也这么颓废，既然想要找点事情做，不如咱们先从这件事情下手。”我愣了两秒，脑海中又浮现出楚飞的苍白的面庞，一个失去记忆、失去仇恨的人活着该有多绝望呢，我看了看訾昂学长，迟钝的点了一下头，至少试一下，我对自己说。

虽说要调查，一时间我和訾昂学长却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。结果倒是对我们的审核提前到来，我和訾昂学长都要参加第二次的考核，这次考核过后，若是再得到木块，就不得不离开学校，被赶到味层。利用楚飞教给我的方法，我平时读各种各样的图书稳定自己的心智，积极的参加各种实践活动，努力把自己练成一个钢铁不入心的人。这次测试，我面对的是一个无限逼近的小空间，几乎要把我压缩到窒息。我控制自己的心跳和呼吸，努力告诉自己这是假的。我对着墙壁的折叠角用力的推着，内心坚信自己可以成功，结果墙壁像是纸片一般，被我轻松推倒。瞬间我就回到了测试间。梅姐的嘴微微张着，“你太棒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！是钻石，是钻石！本以为楚飞走后，我们班就不会再出钻石了，扬妞，你太棒了。”我扯着嘴角笑了笑。梅姐高兴过后却突忧虑的看了我一下说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我轻快的走出测试室。

第二天，和微微一起去看榜单，微微还是和上次一样，但她还是很开心，“看我的成绩多稳定，哇！扬妞，你怎么会得到钻石啊。太棒了！”微微抱着我，眼里全是自豪，我突然感到一丝愧疚，我是不是该把这个秘密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可是一想到学校得知楚飞的价值，楚飞的处境可能更加艰难，我就咬紧了牙齿。訾昂学长笑着来到我的身边，轻轻的说：“你太招摇了，这样学校早晚会的怀疑你的，毕竟楚飞单独见你可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”我心瞬间凉了一半，我太蠢了，连这么小的事情都没有在意。我手心浸满了细密的汗珠。訾昂学长无奈地看了看我，“我也保不了你，听天由命吧。”他摆摆手走了。微微看我的表情不对，拉了拉我的手，“扬妞，楚飞真的和你说了什么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转身慢慢走开。我要冷静，我的内心呐喊着。

果不其然，在我忐忑了没几天之后，学校就单独找我来谈话，明面上说是接见钻石学生，实际只是打探我的虚实。屋子还是那种玻璃屋。光线却好像昏暗了不少。学校董事会成员们背对阳光而坐，看不清每个人脸上的表情，我忐忑着，组织着说辞。校长动了动嘴唇，“坐吧，苏扬，我们就简单问一下你现在的情况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校长的声音听不出感情，我也不敢随便接话。安安静静地坐下来。一个不认识的老师，冷峻的问我，“苏扬，你为什么，成绩突然提升的这么快？”我心跳漏了一拍，声音颤抖的回答道，“也不是突然提升，最近一直在看书丰富自己。”“看书？许多同学也都在看书，你怎么会突然提升这么多呢？”我嗫嚅着，说不出话来。校长轻轻的说到，“苏扬，你和老师们叙述一下你的考核过程吧。”我如释重负，把自己考核的情景和应对的方法都说了出来。气氛突然陷入了一阵死寂，我低着头，手指不自觉的缠绕着，突然，一个尖锐的声音穿破了厚重的空气，“是不是楚飞教给你了什么考核的诀窍？”这个问题一抛出，就仿佛一块厚厚的砖头砸到了我的头上。我支支吾吾地，“没有，她和我是很好的朋友，她，，，她，，，只是和我聊了一些关于自己的身世的问题。”我发觉不说一点真话，是不能够搪塞他们的，果然，对面的老师们响起了一阵吸气的声音，梅姐适时的说道：“苏扬本来就很优秀，上次本来也应该是钻石，只是用的时间较长，超出了机器识别范围，我为了保险起见，就给她打了一个中立的成绩，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大题小做了，苏扬是个好苗子，我们不能失去两个钻石等级的学生。”屋子的沉闷氛围被打破了，老师们交换着意见，窃窃私语过了好一阵子。校长站起身来，低沉却不容置疑的说道：“苏扬，你回去学习吧，我们看好你，一定要保持你的优势。”我如释重负的叹了口气，直起身子，却发现腿已经麻木了，但我一刻都不想停留，飞速的离开了玻璃房子。

刚走出屋子，微微就跑过来拉住我的手，“你没事吧？”我缓缓神，拍了拍微微的肩膀，“我还好，不要太担心了。”微微松了口气，挽着我的胳膊向前走，她神色不宁，似乎想要表达些什么，我叫住她，“微微，你怎么啦，心不在焉的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，我现在还好，没什么承受不了的。”微微拉着我继续向前走着，“其实也没什么啦，”微微低着头，“就是，就是，你知道吗，那个，贝贝她又得了木块。”我震惊的看着微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微微低着头，“我为什么要拿这种事情骗你，学校的制度真的太残酷了，贝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校委会勒令退学，之后被抛弃到味层吧，她出身那么好，心理肯定不能接受，不过也是奇怪了，贝贝怎么会

两次测试都只拿到了木块的成绩呢，按理说，进了韶尚之光的学生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。”我随声附和着，“是呀，贝贝怎么会这样呢，”心里有一丝喜悦，贝贝害了楚飞，最终又被支持她阴谋的学校给害了，这是报应。不过也是奇怪，学校怎么会把贝贝的成绩设置的如此之低呢？难道贝贝已经是弃子了？

就这么和微微低着头在校园的林荫路上走着，一路没什么话，我才发觉，我最近好像很少和微微交谈，我们之间仿佛有了很多的秘密，鸿沟越来越大，导致我渐渐的开始遗忘最初的我们和最初的状态，大概这就是成长吧。警昂学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我们的旁边，微微还带有一些敌意，是啊，什么时候，我们也从冤家变成了盟友了，我笑了笑，握了握微微的手，示意她我可以应付得来。微微有些不情愿也有些担心的先走开了，警昂学长轻声说，你是不是去过三次空间，我愣了一下，三次空间，就是那个也是玻璃围起来的地方？我点了点头。“我和微微不小心闯进去过，里面还有一个像吸血鬼一样的老师。”警昂学长神秘的笑了笑，“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看那个神秘老师的真面目。”我带着混沌的大脑和麻木的下肢，迟钝的跟着警昂学长的步伐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就到了上次我和微微下楼的楼梯口处，警昂学长神秘秘的掏出了一把钥匙。“走吧，我带你重回那个空间。”我在呼吸了大量的新鲜空气之后，大脑终于恢复了思考，我问道，“你是怎么知道我进过第三空间的？”“贝贝说的啊。”“哈？”我疑惑的看着他，“你不是已经知道贝贝要被驱逐了吗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古怪，就利用你们带队学长的身份，去见了贝贝一面，果不其然，和我们猜的一样，我用百凌一激她，她立刻就控制不住自己，全盘托出了，她就是个可怜的傀儡罢了，替学校卖命。”“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学校为什么要给她成绩如此之低，非要把她赶出去。”警昂学长轻蔑的笑着，“背后另有其人操作呗，想要阻止学校的计划，我看十有八九是味层黑组织的人，既然和咱们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不如一起前去看一看。”警昂学长从衣服内衬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精美的钥匙。“这是？”我看了看他，警昂学长的表情变得严肃，“要想进入第三空间，非得有钥匙不行，我看你是开学就被黑组织的人盯上了，所以才会被带到那里去。”“可我和微微都没有钥匙啊？”“还只是我的猜测，或许有别的什么人故意让你们进去的。行了，时间就快来不及了，我们要去探寻真相了。”警昂学长拉住我的手，他的手热热的，握着我冰凉的手，我感到了一阵安心。警昂学长

拉着我走下楼梯，走着走着，周围的环境突然不知不觉的变得模糊扭曲，等到视野重新变得宽阔清晰的时候，那熟悉的玻璃屋子，满满的器械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警昂学长松开我的手，进入屋子里面。像吸血鬼一样的老师还在屋子里，在设备上不知道在捣鼓一些什么。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，像之前一样脸色苍白的看着我们，“你们不该来到这里的。”警昂学长笑了笑，“您好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老师您呢？”吸血鬼老师的眸子变得严苛，“这里是记忆清除空间，你们要是学生的话就应该清楚，未经允许进入空间，是要受到校规的处罚的。”我有点害怕，摸索着门的方向，担心下一秒，吸血鬼老师就会崩溃般的朝我们扑过来，然后清除我们的记忆。警昂学长倒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像一个顽童一般笑着“这里不仅是清楚记忆的地方，还是成绩储存的地方，我们是受了学校委托才得以进来的，至于你嘛，像你说的，不怕被处分吗？嗯？百凌。”我仿佛突然被冻结了一般，吸血鬼老师是凌学长？这怎么可能？吸血鬼老师逼近了警昂学长，我似乎就要看到了他的獠牙，他冷冷的说：“这位同学不要瞎编，现在就请离开这里。”警昂学长毫不畏惧。“不出意外的话，贝贝两次的成绩都是你修改的吧，刻意挑起贝贝和楚飞之间的矛盾也是你做的吧，真是不容易呢，冒着这么大风险和学校对着干，不知道是什么人支持你啊。”吸血鬼老师的表情越发充满恨意。还来不及反应，突然他就冲着我们扑过来，不知何时，周围沾满了学校的保卫者，她们一拥而上，制服了吸血鬼老师，校长从背后默默走出来，警昂，辛苦你了，保卫者们在吸血鬼老师的脸上撕了一把，凌学长的脸就暴露在空气之中，我受了极大的冲击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校长带走了凌学长。警昂学长拍拍我，“现在我们才真的触碰到一点核心的东西了。”他说。我看着他兴奋的脸庞，内心有一点颤抖。

教室里现在少了两个座位了，凌学长被公开批评，学校对于他的具体罪名却没有公示，凌学长就这么消失了，随着他一起消失的还有贝贝，本来贝贝被查明真相，可以回到校园，可是听说了事情的原委，贝贝精神上一时受不了，竟然开始疯疯癫癫的到处说胡话，学校怕贝贝把事情吐露出去，干脆连她也一起雪藏了起来。大家都活在谎言之中，但却安心自在，乐观的相信这学校编制的世界，我怀揣着部分真相却也只能充当一个傻子。微微的心情也不太好，我知道她是为了凌学长的事情，安慰了她很多，我知道都不如告诉她真相愈合的更快，可是我不能说，我觉得我配不上做微微的朋友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口，日子就在时钟滴答中流逝，大家各自心怀鬼胎的活着。

大家都慢慢的适应校园的考核方式了，成绩也在逐渐稳定，校园接二连三的出现这么多事情，大家心里也都不是滋味。学校决定举办歌唱大赛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微微听到唱歌似乎也活跃了起来，非要拉着我去参加，我连连摇头，“不行不行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乐感极差，声音五音不全，怎么开口啊，你去吧，你的歌声还能听。”微微撅着嘴，“扬妞你好坏哦，我自己一个人参加会害怕，再说了，我的歌声虽然算不上天籁，那也是动听吧，什么叫能听啊，不想理你了。”我咯咯的笑着。“行了，我帮你把报名表填了啊。”微微扑过来，亲了我一口，“你最好了，咦？我看看都有谁参加了。”，我打开报名网站，找到我们班级，鼠标在进度条那里滚动，“有汶子和交智哎，平时看他们安安静静的，到也会来参加比赛呢。”微微感叹道。是啊，我也在心理默默惊叹，看样子又是一对小我捏了捏微微的脸，“你怕是要危险了哦。”

已经是初春了，天气虽然还冷，还是需要穿着厚厚的衣服和围着大大的围巾，但阳光洒在身上的时候，却已经十分暖和了，呆在室内，更是会渗出细细的汗珠。这样的天气，我也愿意不赖在被窝里，而是走出了寝室，陪微微去练歌房练习她要唱的歌曲，她要唱的是一首流行歌曲，她最爱的一个乐队的成名曲。已经练习过无数遍了，驾轻就熟，我的耳朵也快听出茧子来了，但是微微对这首歌的情感丝毫不会减损，反而热情更盛。连比赛也非要选取这首歌不可。

平时冷冷清清的练歌房，因为歌唱比赛快要举办的原因，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，大家都戴着大大的耳机，对着角落，练习着自己的曲目，各种各样的人声回响，交织在一起，激荡出一种莫名地和谐的韵律。我和微微已进入教室，就看到了汶子和交智，我和微微过去打了个招呼。汶子和交智腼腆的回了声问候，微微询问了她们参加比赛的曲目，我见她们交谈的正欢，就说我们都在一班，不如找间空一点的教室，一起练习？效果也还不错。见他们都点了头，我们就移到了另一间教室。大家说说笑笑，汶子最先戴上了一只耳机，轻轻的吟唱，微微和交智还没有出声，汶子的声音一发出，虽然很细很弱，却如同从天堂传来的仙乐一般，直接打入人的心灵之中。声音静静的穿透着空气，流淌在我们身边，萦绕着我们，心灵仿佛受到了洗涤，变得干净平静。我舍不得打断这美妙的旋律，静静的听着。微微在旁边也屏住了呼吸。突然，交智开口，“哎呀，我们开始练吧，别光听汶子唱歌了。”汶子听到交智的话，有点羞红了脸。我和微微不住口的赞叹着：“汶子，你太厉

害了，你一唱歌我们都不想要开口说话了，生怕破坏你的歌声，真的太美太动听了。”汶子害羞的低着头，“谢谢你们的夸奖。”微微拍着交智，“看来我们是没戏了哦。”交智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下，随即拿出自己的耳机，一声不吭的开始练歌。交智的声音也好听，但相比汶子，就比较普通了，微微也拿出自己的耳机，默默的练了起来。我拿出备好的书，默默走到角落，开始阅读。阳光透过明净的窗户洒在泛黄的纸张上，每一个墨字配合着天籁般的歌声，仿佛营造出了一极浪漫的气氛。

在训练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，正式比赛终于要开始了，微微紧张的不行，在宿舍里一夜未眠，不停地叨叨着一些琐碎的小事情，缓解自己的焦虑，结果，我也没能睡好觉。直到上台前一刻，我还在安慰微微，“微微，你相信我，你是我听过最美的歌声。”我坚定的看着她。微微却不肯吃我这一套，“得了吧，上次你还崇拜式的说同样的话给汶子听呢。”我一时语塞，“那是真的好听嘛。”微微捏着裙角。在候场区坐着。嘴里念叨着歌词和曲调。瞥昂学长拿着托盘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好啊，微微也来参赛啊！来，喝口水吧，别太紧张了。”微微拿过纸杯，咬着纸杯的边缘。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问瞥昂学长。“闲的没事，来帮忙组织比赛，先不和你说了，我还要去给其他参赛者送水。”我点了点头。“四号，倩微。”微微身体一震，“到你了，”我接过她手中的水，“快去吧，加油哦，你一定行的。”我拉着微微的手。微微深呼吸了一口，坚定的迈向了舞台。

微微发挥的还算正常，没出什么太大的意外事件，歌声也算动听，台下的观众也爆发了阵阵掌声，我看到微微的笑脸，像盛夏时节怒放的花朵，她带着压抑不住的笑容扑在我身上，“扬妞，太开心了，我从来不知道唱歌可以这么开心。”我哈哈大笑，“你怎么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一样，别在这里丢人了。”我刮了刮她的鼻子。

突然，观众席爆发了一阵笑声和一片嘘声，帘子被人撞开，汶子一脸泪痕的奔下舞台，我和微微拦住她，汶子止不住的哭泣，却没有声响。我着急的问：“汶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太紧张了吗。”汶子抬起头，摇了摇，指了指自己的喉咙，示意自己发不出声音来，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微微吃惊的问着，汶子只是哭泣，这时候交智走过来，抱住汶子，“汶子，你可能是太紧张了，别担心，我先去比赛了。”说着，交智走上了舞台，汶子听了安慰，还是止不住的抽泣着。交智的发挥却很超常，一举夺得了这届比赛的冠军，我们三人都为汶子感到惋惜，毕竟只有我们见证过了汶子天籁般的歌声。汶子经历

了这件事情，开始封闭自己，不肯和他人交谈，交智好不容易才说动他至少去学校的医院接受一下医生的检查，汶子虽然懊悔，但也希望赶快恢复自己的声音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前去检查。

不检查还好，一检查就出了一些事情。

“你失声已经多久了”带着白口罩的医生照了照汶子的喉咙问道

汶子用笔一点一点的写下：

“大约已经两天了。”

医生有点诧异，两天？你的嗓子损坏的很严重啊，看来不是慢性病引起的，你失声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事物或喝过什么饮料，吃喝完后，嗓子感到很不舒服？

汶子脸色苍白，回忆了一下，缓缓的写下：

“我比赛前只喝过訾昂学长送的一杯水。”

我和微微的脸色都变得苍白，不会的，我在内心对自己说：“汶子，你真的没吃过别的东西了吗，学长的水我们喝过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啊！”

汶子扭过脸去。泪水又止不住的流淌下来。

交智看不过去，拍着汶子的背，“汶子，别担心，我们上报校委会，让他们给你一个交代。”汶子轻轻把头靠在交智身上。像一个受伤的小鹿。微微回过神来，冲着医生问道：“那，汶子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嗓音呢。”

医生摘下口罩，脸色严肃：“应该有个一周左右就可以发声了，但我就目前的检查来看，应该是服用了毁坏嗓子的药物，药量还不小，怕是以后嗓子也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了，以后也不能太大声或太高音调说话，还是有失声的可能性。”

汶子听了这番话，哭的更加猛烈。交智的衣服已经被打湿了，我和微微愣在原地，交智咬牙切齿，“我们一定会还你公道的，汶子，别担心，伤害你的人，我们一定要他加倍奉还。”

汶子的事情上报给了校委会，惊动了学校的学生和所有领导。訾昂学长也被软禁起来进行调查，甚至，可怕的是，訾昂学长给汶子的纸杯里确实检测出了致哑的药物，我虽然非常不愿意相信訾昂学长会做这种卑鄙的事情，毕竟他和我联手调查了许多事情，我本以为已经非常了解他的为人。可是铁一般的证据摆在面前，谁也不能否定，更何况每次看到汶子绝望而暗淡无光的双眼，我就将自己的心软扼杀在摇篮里。但现在我唯一想不通的就是，訾昂学长到底为什么要害蚊子呢，他明明根本都不怎么认识汶子，更别说交恶

了。学校也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动机，所以一直没有正式给予警昂学长处分。

我和微微时不时的带着好吃的或者对嗓子有利的药物去看望汶子，汶子现在更加自卑了，虽然嗓子已经可以发出声音，但是她却时常呆呆的，就算你去问话，她也只是拿着暗淡的眸子盯着你。交智为汶子忙前忙后，替她拿药请假，我和微微看到都感到交智真的是好朋友，可以做到这种程度。

屋外柳树抽了枝子，嫩芽爬满了枝丫，远远望去，浅浅的绿色点缀在棕红色的树干之中，充满了希望之色。我看了看窗外，觉得绿植说不定能使汶子心情好一点，于是就折下几支柳条，把柳条用包装纸裹起来，交智罕见的不在宿舍里。我把柳条找了一个玻璃器皿插了起来，撒上了水滴，晶莹剔透的摆在汶子的床前。汶子精神比前些天好了些，看到新鲜的柳枝，眼里终于充满了一点兴趣的光彩，她轻轻开口“这柳条是在哪里折的啊，真好看。”她的声音变得沙哑、低沉，我假装没有听出她声音的分别，细细和她说说着摘柳条的过程。说着说着，再一看汶子，她美丽的眼睛又开始留下泪滴。我假装挖苦她，“你看你，都要成泪坛子做成的人了不是，怎么这么爱哭呢。”汶子听到我这么说，突然笑了笑，我如释重负的站起身子来，“你没事就好，汶子，大家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”汶子捏了捏手指，“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去校委会揭发警昂学长是不是对的，我和学长也没有过节，要说学长害我，我也是不肯相信的。但是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要对我的嗓子下手呢，我引以为傲的东西本来就不多，现在更加的是一个废人了。”我捂住她的嘴，“你在说什么呢，就算你嗓子没有从前那么好了，可是你依然有着很多优点啊，不要总是堕落下去。”汶子看了看我，又低下头，“扬妞，谢谢你，我其实也不想要再听到安慰了。”汶子随手拿起一副磁带，“这是我练歌时候录下来的，我每次一听到就会难过，现在交给你保管吧，这可是我的秘密财富，帮我保管好了。”汶子忍着眼泪，把磁带塞到我的手上。我欣然收下，说：“汶子，有一天你想开了，天涯海角，我都会亲自再送你手上。”

拿着录音带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夜半时分，我躲在被窝里，偷偷的用老式的播放机播放着汶子动听的歌声，真是美妙的声音啊，我都舍不得破坏，警昂学长和汶子又没有任何关系，为何会想要破坏这天籁的嗓音呢。我叹着气。

微微不知为何，这么晚了也睡不着，听到我在叹气，就非要挤到我的床

上来，我就分给了她一只耳机，微微边听也开始变叹气，“警昂学长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，不过真的是他做的吗，我其实还是有点怀疑。”微微拉着我的手，突然，用力的捏了一下，我啊的一声叫起来，“你干嘛啊，很痛啊。”我甩开她的手，“对不起对不起。”微微不停地道着歉。眼里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“我有了一个绝佳的想法，快叫我名侦探倩微。”我不解的看着她，“快说，你想到什么鬼点子了？”

这录音带的音质这么的真实，不如我们把汶子找来，在练习室假唱，放录音带，要是真的凶手听到了，一定会感到困惑和愤怒，就一定会再一次现身的。我激动的拍着微微，“哇，你太聪明了，太厉害了，说不定真的可以！”微微也一边激动地跳着。宿管经过我们宿舍，狠狠的敲了敲门，我和微微急忙躺下，捂着嘴偷笑。

我和微微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就去找汶子，汶子睡眼惺忪，我和微微在他的床边压低声音说“我们有办法帮你找到真正的凶手，配合我们”汶子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我和微微先带着汶子去教室，发布消息，汶子已经能够恢复嗓音了，有一种很有效的药。我和微微找了一个写着很多外文字母的瓶子，装作神秘的样子。大家放佛都被我们唬住了，都过来恭贺汶子。我和微微看着汶子苦涩的微笑，有点内疚给她带来了二次伤害，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不能够发掘真相了，真相比幸福重要吗，我有点于心不忍。

汶子被我和微微带到了练歌室，练歌室人很多，都是来看汶子的奇迹的。我对着汶子一使眼色，汶子就理解了，立刻做出了嘴型，清甜的声音仿佛露珠洒在绿叶上。大家都是一脸陶醉，我和微微故意把药放在不显眼的角落，距离我们和汶子都非常的远，但是在暗中偷偷设了一台摄像机。在公众面前曝光了几次之后，我们三个人在深夜来取回了摄像机，导出视频，激动的看着我们这么多天的成果。汶子也是微微颤抖。

在我们都打了无数个哈欠，对自己的推理充满了困惑的时候，突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镜头之前。是交智，微微大声叫喊，我捂住她的嘴巴，却也感到不解极了。画面中，分明是交智的身影，四处打量着，将药瓶里的药掉包了几颗。汶子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我紧紧的抱着她，可是她放佛失去了温度，像一具冰冷的死尸。

药瓶里检验结果确实和警昂学长水中毁坏嗓子的药物的成分相同。我们不得已接受了这个结果，把这份证据提交给了学校。学校很快做出了决断，无罪释放警昂学长，而交智将被退学。汶子现在真的是恨毒了交智，朋友到

故人，恐怕是人生最难接受的事情之一吧。我和微微也一直也沉浸在内疚之中。

汶子还是去见了交智，她也想知道，交智害她的原因。我和微微都是靠猜测才能勉强拼凑出这个故事，这个悲伤的故事。汶子和交智从小一起长大，汶子性格内向，但是却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，不论是学习成绩、体育运动都远远超过交智，交智却并不在乎，她喜欢汶子文静的性格，甘愿在她身后做一片绿叶。然而这种心理平衡的打破在一次音乐选拔之后，交智最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的歌声，被当地的最好的老师调教过，虽然天赋不算好，但是技巧却运用的娴熟。在全市的音乐选拔赛上，汶子陪同着交智一起参加，没想到的是，汶子随口哼唱出来的几句旋律，被评委惊为天人，没有报名的汶子就这么被破格录取，从此一路绿灯，拿下了冠军还签约了公司。而这一切，本来是属于交智的，交智最美好的梦就被自己的好朋友这样摧毁了，从此之后，汶子的任何优点都会被交智记恨，而汶子的任何不幸都会被交智暗中鼓掌偷笑，这种畸形的朋友关系就这么不死不活的维持着，心酸的是，汶子却从来没有察觉到。

汶子从看守那里回来，脸上却一扫绝望的表情，流露出一丝坦然，她看着缓缓落下的斜阳，缓缓说：“其实还不错，我只是失去了甜美的嗓音，其实我一直都不想抢交智的冠军，我一直以为她真心想要我陪她比赛，陪她站在领奖台上，没想到她却恨我入骨，也好，这副嗓子，就当我还她了。”

我和微微看了看彼此，感受到了一丝寒意。夕阳西下，我无奈的笑着，我又没有嫉恨微微呢？似乎有，又似乎没有，不过我们是扶持多过艳羡的好友，至少不会想要毁掉对方的人生。微微握了握我的手。我感受到的是两只没有温度的手掌。冰冷到心底。

瞥昂学长和我在那之后见了一面，他经历了这次事件，看起来成熟了了不少，很少露出那种恶作剧式的笑容，表情变得严峻。他知道是我和微微找到了真凶，向我们道了谢，“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，我一定会出手相助的”说完他就走了，仿佛在内心偷偷自己计划着什么，我有点担心他的精神状况，却也不好说什么。

最近的压力越来越大了，入学已经快有一年，微微也在最新一次的考试中得到了钻石。她的进步飞快，我也很为她感到高兴，但学校能够得到钻石的人很少，之前即使是上满了四年学也可能没有学生得到钻石，但今年我们这一届我和微微却脱颖而出，按照学校不成文的规定，我们可以和毕业生一起参加生死争夺赛。最后胜出的那个人就可以直接从学校推举到精英阶层，

有可能从此就翻身成为了制度操作者。在生死争夺赛中，虽然不是真的死亡，但也有点类似，所有候选人都会同时连接测试机器，大家进入同一情景，进行相互攻击，同时自己如果心智不稳定的话，也会触发二级情景题，进入另一个空间，如果不能及时从二级情境中脱身的话，就会被一级情景的人杀掉，当然，只是在测试中死去，最后活在第一情景的人，就可以胜出，获得进入精英阶层的时机。所有的老师都为我和微微第一年就能参与这样的测试而感到自豪，我和微微却紧张的不行。放榜的那天，我和微微手牵手前去看榜，我，微微，华平、梓里，这是两个不认识的人，按年级来看，是毕业生的身份，没有获得过钻石，但是综合成绩排名最高的两位。再就是，再就是，瞥昂学长！他居然在一年生的时候获得过钻石，也就获得了这次机会，我拍了拍脑袋，还真是头痛，“没事啦，我们就当去见识一下场面，顺便体验一下死亡的感觉。”微微安慰我。我突然记不得自己为什么要获得钻石，一瞬间，只希望自己是中庸的孩子，开开心心的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被八卦和甜点围绕着，你得走出去看看，你答应过楚飞的，还有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一切，你得去看看，我痛苦的抓着头发，看来这次不是生，就是死了。

生死战的日子比预想中要提前到来，我和微微互相鼓气加油，微微看起来却很兴奋的样子，没有一点紧张的样子，我却接连失眠了好多天。瞥昂学长也不时和我们一起做一些简单的练习。梅姐也增加了我们的练习次数，难以置信，现在的我竟然已经十分熟悉针头刺进皮肤的感觉，甚至感到一丝舒爽。

在一间密闭的不透明的屋子里，摆着五张测试椅，我们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了位置和座椅，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，华平、梓里和我想象的不同，本来以为他们会是非常成熟内敛的人，让人意向不到的是，反而，他们是非常活泼的人，一直找我和微微聊着各种不痛不痒的话题，紧张的气氛不知不觉就被化解的一干二净。

躺在冰冷的椅子上，我的身上又变得凉凉的，有一点刺骨。我的心跳又变得剧烈。梅姐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，用像第一次带我进入测试一样的温柔语调说，别害怕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附近的肌肉，点了点头，梅姐眼里有点心疼，她扭过头去，过了一会，才转过身来，拿着细细的针头，快速的刺进我的皮肤，疼痛感很轻，霎时间，我就坠入了那熟悉的迷雾之中。

我摸索着找到门，冲破进去，一个巨大的纯白色空间，看样子我是最后到

达比赛场的人，警昂学长，微微，华平、梓里都各自占据一个方位，互相面对着，手里拿着武器，表情严肃。微微看了看我，笑了笑，扔给我一把匕首，我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我在第一次测试中杀死那只狼所用的匕首，我有点反胃，但还是勉强接了下来。华平和梓里自成一组，看着我们三个人，我猜她们在想着突破口。警昂学长似乎正在保持中立，警昂学长毕竟和他们都是同学，关系应该比我们好，我握着微微的手，有点害怕，警昂学长却缓缓倒退到我和微微的身边，“华平、梓里，我欠他们的人情，一定得和他们一个阵营，你们已经经历过四年实战了，这样实力比较均衡一点。”华平和梓里的脸色变了变。我和微微被这突如其来的帮助也吓了一跳。我更是握紧了手中的匕首。大家僵持了一阵子，警昂学长突然说，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闪躲，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咱们直面彼此，迅速结束战斗，他们想要的就是没有感情的冷血机器人而已，我们这样都通过不了。说完，警昂学长就迅速的扑向华平，他们厮打在一起，却也都没敢用致命性武器，我和微微愣在原地，看着梓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向这个刚刚还在和我们说说笑笑的学姐出手。梓里却突然冲我和微微扑过来，她拿着一根类似于树枝一样的尖尖的棍子，微微低声说了一句，“小心，那上面有毒，不要触碰到。”我心下一惊，往旁边跑开。梓里学姐放弃了追逐我，朝微微走过去。“微微，小心！”我喊道，微微像是没有听到我喊叫一般，从衣袖里掏出一个小型手枪，我呆呆的看着微微毫不犹豫的扣下了扳机，梓里学姐中了枪，倒在血泊中，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，她用残存的力气，说：“我们的武器都是自己在之前测试中获得的，最具杀伤性的武器，你才一年级，怎么可能就会用到手枪。”微微蹲下身子，捡起梓里学姐的毒针，托着学姐的脸，缓缓地把针扎进她的动脉。梓里学姐痛苦的呻吟了一声，就没了声响。

我被吓住了，微微竟然如此厉害，如此冷酷，为什么我之前从来未发现，她明明一直是灿烂的微笑生活着的啊，也不会经历什么痛苦的事情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心智。我不敢置信的看着她，微微手上沾满了鲜血，她微笑着冲我走过来，“苏扬，怎么啦，来，我保护你。”我不断地后退着，你叫我什么，微微笑得更加灿烂，“苏扬啊，你过来，我保护你。”我摇着头，“微微不会这么叫我，你不是微微。”微微哈哈大笑，“扬姐你是不是被吓傻了，我逗你玩呢，快过来。”“别过去！”警昂学长大喊，“她子弹只有一发，她要用毒针攻击我转过头，警昂学长刚刚结束了华平学长，浑身伤痕的移动过来。“你恐怕不是真的微微吧，自从上次百凌再次冒充老师进入记

忆清除空间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要再次进入那里，明知道我们很有可能布下了陷阱。”微微脸上的笑容收起来了，我从来没看过，她这么充满了怨恨和杀气的眼神。警昂学长站直身子，“恐怕，你和百凌是一伙的吧，或者说，你才是那个幕后主谋。”微微突然笑了笑，冲着我走了过来，警昂学长挡在了我的面前，微微厌恶的看了他一眼，“你这个人就是太自大。”她掏出手枪，砰的一声，我感受到了热热的血溅在脸上的感觉。我麻木的摸了摸，警昂学长扑通倒在地上，我蹲下身子，不停地摇晃叫喊着，可他仿佛睡着了一般。我害怕的看着微微，她笑了笑，“真是感人呢，你说他是不是总是这么自傲，谁说我只有一发子弹，明明有两发，可惜啊，本来想留给你，让你快点结束战斗的，现在恐怕你得痛苦一点了。”我浑身颤抖着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，微微呢？”“微微？那个傻傻的女孩子，随便一骗就被我们清除记忆了，你还真是棘手的小家伙，本来你们闯进三次空间，是我千思万想把微微弄进去，结果，被你发现了，不得已计划又推迟了好久。”“原来这么久，你都在骗我，你根本不是微微！”“我也很不想好吗。”假微微缓缓逼近，坏笑着说，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颤抖着嗓音问：“你假微微又开始哈哈大笑，笑声却越变越低沉，越变越沙哑。“你说我是谁，扬妞。”熟悉的烟尘颗粒感的嗓音，我绝望的叫到，“贝贝，天呐，你怎么会是贝贝，那被赶出学校的是，是，难道是，微微？”我想起这一系列的过程似乎都对应的上了，包括之前的贝贝为什么会为楚飞和凌学长跳舞这么过意不去。假微微笑着，“她实在太容易上钩了。”我们清除了所有她的身份记忆，只保留加固了这份爱的记忆，结果她就自己上钩了。我忍不住流出泪水，我抹掉，不想流露自己的脆弱。

贝贝逼近，“本来我们组织想要留住你，把你作为组织的卧底，结果你爸妈如此不配合，一定要把你从我们手上抢走，再送出去，还送来了这里，你可是被我们基因改良成功的实验品，你是属于组织的，一辈子也逃不走。”我脑子一片混乱，心理逼近崩溃，几乎要放弃，眼前的视线又开始变得模糊，糟糕，我要开启第二场景了，不可以，我稳定着自己。灵光一现，我突然发现了微微身份调换后的疑点。我对着贝贝说：“你不需要这么开心，你以为自己没有破绽吗，我其实早就发现了，交智和汶子的事件是你做的吧，你的嗓子就是被这种药物毁了，你是故意毁掉了汶子的声音，同时又嫁祸给了交智。”贝贝身躯一震，仿佛也被吓到了，“是又怎么样，”我压制住慌乱，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动机其实就是嫉妒吧，你本来的声音应该也很好听。”

贝贝放佛被唤起了什么记忆，眼神有点低落。我乘胜追击，“不仅如此，恐怕毁掉你嗓子的人，就是你最亲密的人吧，不然你也不会非要嫁给交智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报复？”贝贝眼里充满了痛苦和愤恨，“不要再说了！”我的视线又变清晰了一点。我继续稳定着自己。“难道是你们都死心塌地的那个组织做的？”贝贝听到这句话居然哭了起来。她痛苦的抱着头，我看到她的眼神渐渐涣散，最后瘫倒在地上，进入第二情景了，我眼前的浓雾也并没有完全散去，意识也在渐渐抽离，要速战速决，我想起楚飞的话。我拿起匕首，你可以的，我冲着自己大喊。之后把匕首狠狠的插进了贝贝的心脏。血液四溅，我仿佛看到了那只被我推下悬崖的狼。贝贝睁了一下眼睛，她无奈的笑了，“还是晚了一步，汶子和交智的事情是真的，并不是我做的，要说我做了什么，也不过是提供了药物而已，做了她们友情破裂的催化剂，你以为友情有多么伟大吗？你现在不也是把刀刺进了微微的身躯。不过你逃不出去的，组织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以为你的毒瘾是怎么来的，难道花希一个人就可以吗，这不过是组织为了控制你而做的，花希也因为你而死了，你活着只会是祸患。”浓雾从四周弥漫起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赢了，一个声音对我说。

我睁开眼睛，瞥昂学长、微微、华平、梓里，全部都不见了。梅姐哭泣着抱着我，“你赢了，你赢了。”我麻木的睁着眼睛，是啊，我赢了，可是赢了什么呢，我怎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所有的参加生死赛的人都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我开始独来独往，孤独总比怀疑的滋味强。下周，我就要参加进入精英阶层的面试了，所有的人都在庆贺我，可我放佛觉得这是一场梦，或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笑话。放佛一睁开眼，所有人都会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我的身边。可是已经一个月了，每次我睁开眼睛，是空荡荡的宿舍，空荡荡的教室，空荡荡的走廊。我要找出原因，我只能对自己这么说。

门很高很大，很美很亮丽。门背后可能又是一个孤身奋战的世界。可我却得带着所有人不该的命运去探索，荒诞到了尽头也总是有规律的，既然不能适应这荒诞，我总要找出点现实来。我整理好衣服头发，决绝的推开了迈向新世界的大门。